

蔚藍色

KY-BLUE



……當大地安慰了靈魂，靈魂就忘記了天國。

2004.9
VOL 3 NO.11
總第十一期



封面

當大地安慰了靈魂，靈魂就忘記了天國。

蔚藍色 文藝季刊 (總第十一期)

出版者:蔚藍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1525 Aviation BL, #A172

Redondo Beach, CA 90278

U.S.A.

電話: (310) 328-9581

傳真: (310) 328-3239

電子郵件: 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長\主編:寧子

執行編輯:寧子

責任校對:麗娜

藝術整體設計:北京旺忘望設計有限公司

行政\財務:陳卧恩

對外推廣委員會總執行:

(美國) 祝健\理言(英語聯系人)

(加拿大) 加拿大恩福協會

編委會:子川,莊國歐,張海燕,高偉川,旺忘望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 3 No. 11 September 2004

Published by Sky Blue C. P.

1525 Aviation BL, #A172

Redondo Beach, CA 90278

U.S.A.

Tel: (310) 328-9581

Fax: (310) 328-3239

E-mail: 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 Jenny Yuan Zhou

Art Design: W. W. Wang Design Co.

For information:

U. S. A.:

Leanne Luo (English)

Tel: (215) 885-8136

E-mail: leanneluo@juno.com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Tel: (416) 297-6540

Fax: (416) 297-6675

E-mail: ccic@ccican.com

Web Site: www.skybluecp.org

ISSN 1538-8492

寧靜海

父親給我的手絹 寧子 2

生命之歌

生命是一個優美的圓 吳霜 6

一個父親的札記(一) 周國平 8

守望者語

愛使人富有 周國平 14

父親的背影(外二篇) 東人 16

藍色地平綫

今夜星辰(一) 齊宏偉 18

道之歌 陳琪 19

教師的生命與事業 魯仁 20

在時間的塔上

船之歌 海燕 24

告別者之歌(外一首) 北村 25

假如死亡不期而至 鴻雁 26

溫柔的憐憫 施瑋 27

時間風景

缺席的“在場” 王家新 28

苦難記憶

愛與死 劉小楓 30

是什麼在我們身上痛苦 王家新 31

大地之窗

無權勢者的歷史 亦武 32

凝固的瞬間

藝術的叩門 郭春林 34

果實裏的陽光

再見了,父親,我愛你 Louis Lotz 著/許牧世譯 38

我們的婚姻 譚天鈞 40

曠野人聲 寧子 48

蔚藍色書簡

走近巴赫 寧子 52

片刻的空間

克萊伯暢想曲 劉自立 54

稿約

. 56

封面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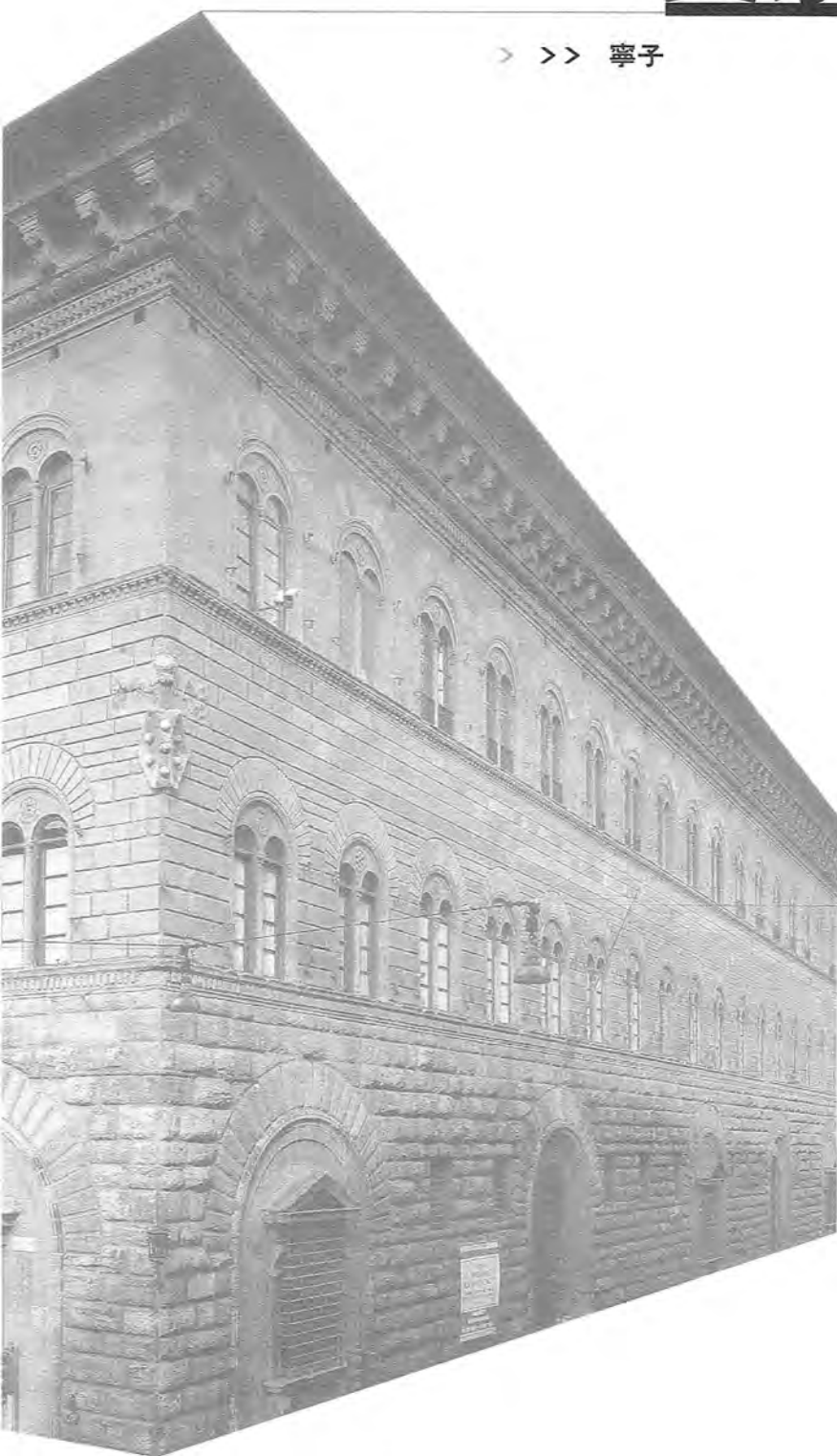
. 寧子

封底文

. 海燕

父親 给我的手絹

> >> 寧子



人長大了，會發現生命中有許多的遺憾，最讓人感到遺憾的是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們曾經不經意地丟掉了一些很寶貴、很值得珍視的東西，我們為此而難以原諒自己。在這種失落的惆悵中，我們往往會以憑吊的心情追憶那些早已淡忘的往事，甚至奢望時光倒流，生命之旅從頭開始。我們會假想：“假如一切重新開始，我會……”是的，生命的旅程假如可以歸納在這樣一個“假定”之中，人生就會像編故事一樣容易了。可是，誰能讓時光倒流呢？

有個小故事，我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生命之旅之后才驀然憶起：

十多年前的一個冬天，在芝加哥一間很地道的中餐館裏，我和先生、女兒以及一位一同出國的老鄉共用晚餐。我們點了幾道中國味兒很足的菜肴，也聊了許多往事。那天，天氣很冷，透過窗戶我們看到外面正飄着大雪，街對面的屋檐下倒挂着冰凌，風斜斜地搖曳着孤零零的寒枝，樣子很惆悵。我的老鄉觸景生情，她想起了年前我們一道啓程赴美時，也似曾有過這樣的情景。臨行前一晚，我們兩家人也曾在一間暖和的餐廳裏用晚餐，席間的菜肴也很豐盛。她還說了一些小事，我已經記不清了，我只記得她無意間帶出這樣一句話：“你的爸爸很溫情，送你走時他很傷心，他說：從小就不在我身邊，這一走又是那麼遠……”

這淡淡的一句話頃刻間打翻了我心中



的“五味瓶”，我一點也沒想到，分別時在我面前仍舊笑咪咪的父親背地裏如此傷感；我也沒想到早已為人妻、為人母的我，在老爸爸的眼中依舊像三十多年前一樣，是個需要人牽着手帶出去玩玩的小女孩。

我流泪了，拾起餐桌上的紙巾悄悄抹去眼淚。就在淚眼接觸紙巾的那一瞬間，我忽然想起一件早已忘却的往事，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一個小故事。我兩歲的時候，父親被打成了“右派”，爸爸媽媽不想讓我生活在“右派”的陰影中，就把我送到了南方的外婆家。從此，只有過年的時候，爸爸媽媽才能從北方到南方來看我。

我不記得兩歲前我是不是親近過爸爸，我只記得爸爸到南方來，我總像看陌生人一樣看這個北方漢子，他越是親近我，我越躲得遠。我不喜歡爸爸，甚至不喜歡爸爸的禮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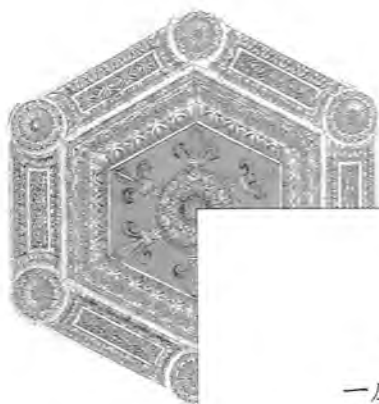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爸爸就像從北極跑來的聖誕老人，又陌生，又神秘；他常常在我的睡夢中把一大堆禮物堆在床前，想給我一份意外的驚喜。

爸爸原先享有高薪，成了“右派”後，降職降薪，他已經無力像供養公主般地供養他的女兒了。可是，爸爸給我的禮物在那個時代依舊顯得過於奢侈……

從爸爸的背囊得到數不清的禮物在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不在意，甚至在接受禮物時還帶着挑剔。爸爸總是溫和地一笑，無論我喜歡不喜歡他的禮物，他總是樂呵呵地扮演他的“聖誕老人”。

大概是我六歲那年，一進入臘月外婆就開始忙年貨了，廚房裏的年貨一天天多起來，我心裏那點小小的盼望也一天天地膨脹。其實，我並不在乎爸爸是不是回來，我也不在乎他給我什麼禮物，我只在乎那點小女孩的驕傲，我只陶醉於鄰居的孩子盯着我的禮物時眼裏流出的那份羨慕……

年三十的早晨，我的阿姨和姨父回來了，帶來了幾大包禮物，那是他們途經北方時，爸爸媽媽讓他們捎來的。那年，爸爸媽媽不能回來看我，爸爸媽媽讓阿姨捎來了比往常更多的禮物，我記得阿姨一邊從旅行包裹往外拿東西，一邊對外婆說：



“姐夫太想孩子了，他不能回來，就恨不能把一座城搬過來送給他的女兒。我們上火車前，在姐姐家吃晚飯，飯菜上來了，姐夫却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背着手在房間裏走來走去，最後還是穿上大衣出去了，出門前對姐姐說：我上街看看。姐姐知道他又想去買東西，叫他不要去，確實我們的旅行包裹再裝不下一點東西了。姐夫有點不好意思，笑笑說：不買什麼，不買什麼，只是看看。那天真的太晚了，又快過年了，街上商店早就關了門，姐夫在外面轉了好久，直到我們就快去火車站他才回來，你猜他買回來什麼？喏，這兩條手絹！”

阿姨說着，從旅行包裹拿出兩條小手絹，遞到我手上：

“你爸爸爲了買這點東西，在大街上凍了半天，回家後飯也沒顧上吃，就送我們上火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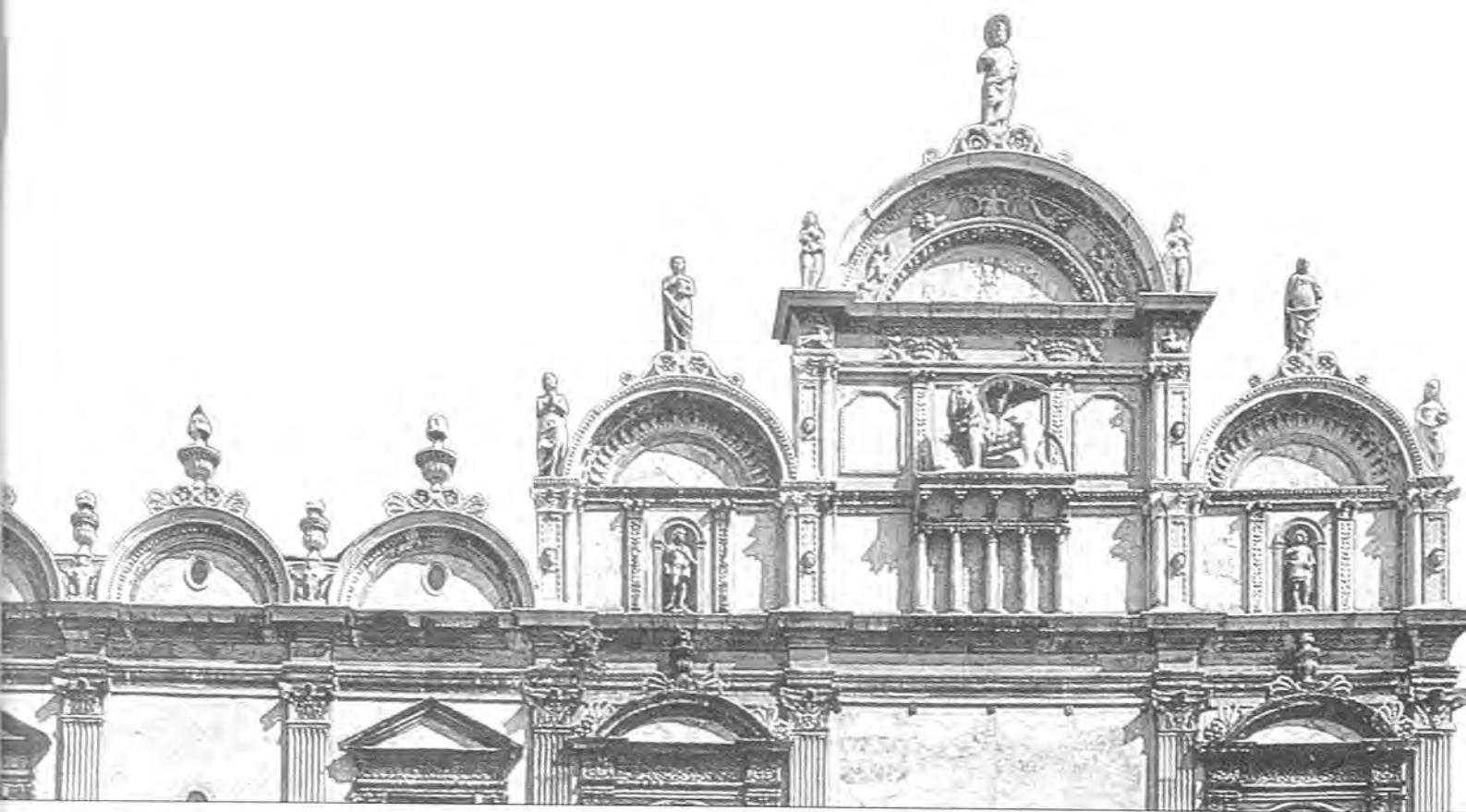
我接過手絹，依舊用挑剔的眼光看着爸爸的禮物：白色的底子，藍色的邊，中間是兩個穿着藍色滑雪衫的滑雪運動員。

我不喜歡這麼單調的圖案！“爸爸好笨！”我賭氣地推開面前的一大堆禮物，隨手把兩條手絹也扔到一邊。

阿姨接着對外婆講：

“上了火車後，姐夫遲遲不肯下車，好像有許多話要講，一直到開車鈴響了，他才勉強強地挪步，臨下車時才把那句話憋在心裏的話講了出來：回去後抽空帶我女兒出去玩玩吧！”

阿姨講的這段小故事在我的記憶裏沉寂了三十多年，直到我再也找不到那兩條小手絹的時候，直到我自己做了母親，並且帶着自己的女兒走得離家鄉好遠好遠，以至於爸爸再也不好意思央求別人“帶我女兒出去玩玩吧”的時候，我才



驀然回憶起這段往事，我才懂得爸爸和兩條小手絹的故事……

我是多么傻的女兒，我揮霍了三十多年可與爸爸親近的日子，我丟棄了小手絹上的父愛。

再也不會有相同的小手絹了，也不會再有六歲那年一樣的小故事了。生命中確實有許許多多的遺憾，在遺憾中我們也漸漸明白了許多事理。

到美國后又一個很冷很冷的冬天，那也是個快過年的日子，我特別想念病中的父親，想念過去三十多年來偶爾與父親相處的歲月。在那個憂郁的冬天裏，我意外地收到一份禮物，這份禮物改變了我的生命。

在我流淚的時候，我收到了慈愛的天父捎給我的禮物——兩條富有生命的“小手絹”，那裏面包着“平安”和“快樂”。在那一瞬間我突然涌起深深的懺悔：哦，我曾經像疏遠地上的父親一樣疏遠天上的父親，我曾經像躲避父愛一樣躲避神的愛，我曾經像挑剔父親的禮物一樣挑剔神的恩典，我是個多么傻的女兒，我揮霍了多少寶貴的情感……

父親給我的小手絹已經遺失在我成長的路上了，天父給我的“小手絹”則將伴隨我前面的旅程。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在生命的路上都得到過這樣的“小手絹”，有的人為了一點“小女孩的驕傲”而把真實的愛丟棄了，有的人却珍藏着。不要在生命中再制造“小手絹”的遺憾了，因為，生命的路標上没有“假如……”✝



生命是一個優美的圓

>>> 吳霜

從此後，每年的春天對我來說都非同一般，因為那和我摯愛的父親母親的完美生命相關。

春天又降臨了，是一場濕漉漉的雨滴帶來了春天的氣息。春天是一個令人鼓舞的季節，象征了年輕，向上，象征生命的更新換代。這或許就是父親母親選擇初春時節離去的原因。

六年前，母親在四月的時候飛向天堂。五年後的同一時節，父親追隨母親而去。在他們離開這世界之前，作為女兒，我曾一直廝守在他們身邊，無論父親或母親，他們的臉上始終充溢着一種微笑，眼神裏始終有的是對生活的感激。

父母親一直都是熱愛生活的人，這種熱愛充滿着不離不弃，生死相依的壯麗色彩。母親新鳳霞臨終時七十二歲，膚色白皙，聲調柔和，在她作客的常州賓館為熱愛她的觀眾作畫，她畫那樣多大幅整張的壽桃、牡丹，人家滿意，她也欣然。後來患有老年痴呆的父親，盡管失語，却一直目光炯炯，見到新來看望他的人，都高興地點頭，拱手致意。父親吳詠光八十六歲告別生命，去世前幾天我為他做壽，推着輪椅走在石子路上，我看見他面色紅潤，指着一個從身邊跑過去的孩子，不斷笑着向我示意，他是在說：“看，這孩子，跑得多好，玩得多好。”在壽宴上，除了父親，滿桌都是晚輩，大家歡笑着向他賀壽。父親手舉一杯紅酒，開心地笑，然後一點點地抿。那是一瓶十年以上的干紅，遵從醫囑，父親晚年常喝的一種酒。

過去，我從來不懂，有一天，生活會給你帶來如此的缺失感，每天生活在身邊的父母親會突然間就永遠地不見了，一種你生長在其中熟悉了幾十年的氛圍剎那間消失了，無影無踪，再也不能復還。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只是，我們這個充滿記憶的生命種群，在一個生命結束的時候，經常不願意接受現實而已。

然而，這却給我的感官帶來一種奇妙的現象，那就是活動的物體離開以後，從靜止的存在中上升出來了一種美感。因此母親用過的拐杖，父親常坐的書桌，母親的大批手稿，父親和母親合作的書畫作品，甚至父親從樓下那個叫“明珠”的小商場買來的小掃把和小簸箕都奇迹般地生成出一種靜止的美，這些物

件使我頭腦前所未有地活躍，往事清晰如洗，活靈活現，無形的生命游移在靜止的物體之間，只能感悟却不可能觸摸。我心裏納悶，怎么會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又怎么會這樣美？

父母親離開的時候，春風吹散了浮土，天空浮現出清麗的深藍色，樹枝的頂端泛起青綠，干了一冬的土地變得潮濕……沉睡的世界開始復蘇，到處充滿一種勃勃的朝氣。

因此，父親和母親的離去沒有讓人感到撕心裂肺的悲傷，生命的完美是這樣被凸顯出來的：生時給人帶來美感，死時還是如此。就像一幅美倫美奐的圖畫，濃墨淡彩，從始至終，每個線條都玲瓏，每抹顏色都精緻。

死亡怎么會有這樣的作用？美麗得震顫人的心靈。

美麗發生在父母親死亡來臨以後，用什麼樣的語言，什麼樣的詞匯來描述這種感覺，一直都是我在夢中都試圖解答的題目。

生命應該用一個優美的圓來表示，起點和終點在最後與關頭完美相接，生命的圖畫才完整。你知道，一個人是無法設計自己的死亡的。死亡境界似乎也只能在宗教故事中，在小說電影中體現。可是這一次，是我在現實生活中親身感受到的，雖然無可解釋，卻無法拒絕。

所以說，完美的生命包括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死亡。從此後，每年的春天對我來說都非同一般，因為那和我摯愛的父親母親的完美生命相關。於是，春天又一次地變成了懷念，沒有憂傷，只有無比的依戀。†

（選自《北京青年報》2004年4月6日）



一個父親的札記(節選一) 誕生

> >> 周國平



——

妞妞是在離我家不遠的一所醫院裏降生的。每回路過這所醫院，我就不由自主地朝大門內那座白色的大樓張望，仿佛看見剛出生的妞妞被裹在紗布裏，攔在二層樓育嬰室的小床上，正等着我去領取。這個意念如此強烈，盡管我明明知道妞妞已經死去，還是忍不住要那麼張望。

這所醫院離我家的確很近，走出住宅區，橫穿馬路，向東只有幾分鐘的路程。它座落在我上班的必經之路上，使我不可避免地常常要路過它。然而，我一次也沒有真的走進去，一個清晰的記憶阻止我把意向變為行動。三年前的一個下午，我急急忙忙斜穿馬路，因為違反交通規則，被站在對面人行道旁的一個警察截住了。聽了我的解釋，他看一眼夾在我腋下的嬰兒被褥，做了一個放行的手勢。當天傍晚，我用這條被褥裹住一個長着一頭黑發的女嬰，帶着她的母親，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下樓梯，從醫院那座白色大樓裏走了出來。

當我朝大樓張望時，我懷抱嬰兒帶着妻子小心翼翼下樓的形象後來居上，使我立刻意識到二樓育嬰室那一排裹着紗布的嬰兒中已經沒有妞妞，於是趕緊轉過臉去，加快腳步走路，努力不去想我把母女倆接出醫院以後發生的事情。

可是，下回路過醫院，我又會忍不住朝那座大樓張望，仿佛又看見了裹在紗布裏等着我去認領的妞妞。既然她如今不在世上任何別的地方，我就應當能在這個她降臨世界的地方找到她，否則她會在哪裏呢？我想不通，一只已經安全靠岸（這所醫院就是她靠岸的地點）的生命小舟怎麼還會觸礁沉沒？



在不可知的神秘海域上，一定有無數生命的小舟，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會進入人類的視野。每只小舟從桅影初現，到停靠此岸，還要經歷一段漫長的漂流。這個漂流過程是在母親的子宮裏完成的。隨着雨兒的肚子一天天隆起，我仿佛看見一只陌生的小舟，我對它一無所知，它却正命定向我緩緩駛來。

爲什麼是命定的呢？事實上，它完全可能永遠漂蕩在人類視野之外的那片神秘海域上，找不到一只可以幫助它向人類之岸靠攏的子宮。

始終使我驚奇不已的一件事是，盡管孩子是某次作愛的產物，但是在原因和結果之間却没有絲毫共同之處。我不得不設想，誕生必定有着更神聖的原因，它擔保每一只生命小舟的航行具有某種命定的性質。

正當我面對緩緩駛近的生命小舟沉入玄思時，雨兒却在爲它的到達做着實際的準備。她常常逛商店，每次都要帶回來一、兩件嬰兒用品。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我們的衣櫃裏已經塞滿小被褥、小衣服和一包包尿片，酒櫃裏陳列着一排晶瑩閃光的奶瓶，一雙色彩鮮艷的小布鞋喜氣洋洋地開進我的書櫃，堂而皇之地駐扎在我的藏書前面。

“這麼說，它真的要來了？”我略感驚訝地問，對於我即將做爸爸這件事仍然將信將疑。

“是女兒就好了。”我說，想起夜裏做的一個夢，夢見我伸出手掌，一只羽毛潔白的小鳥飛來停在掌心上，霎時一股幸福之流涌遍我的全身。

二

我盼望生個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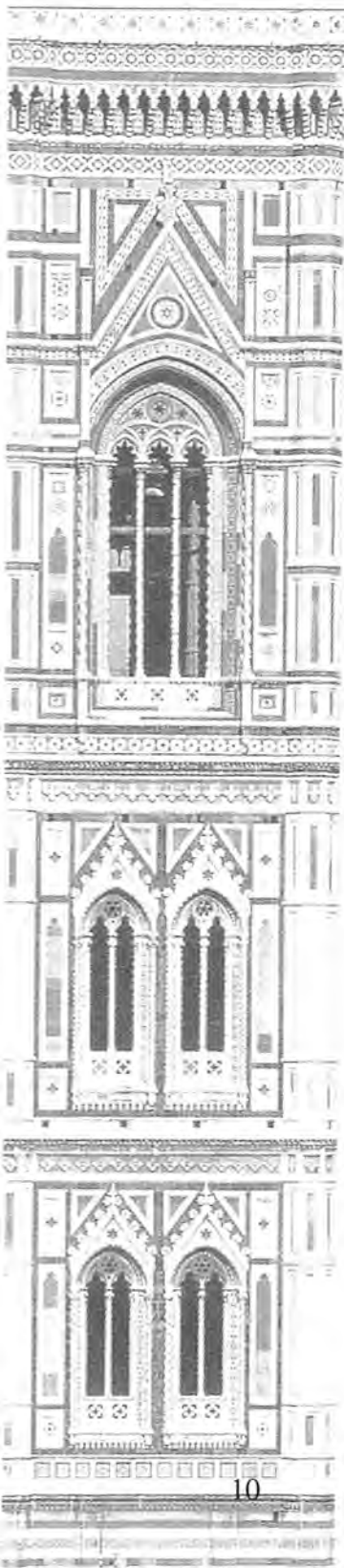
因爲生命是女人給我的禮物，我願把它奉還給女人；

因爲我知道自己是個溺愛的父親，我怕把兒子寵驕，却不怕把女兒寵驕；

因爲兒子只能分擔我的孤獨，女兒不但分擔而且撫慰我的孤獨；

因爲上帝和我都苛求男兒而寬待女兒，渾小子令我們頭疼，傻妞却使我們破顏；

因爲詩人和女性訂有永久的盟約。



三

她躺在擔架車上，朝我微笑。

“好玩嗎？”我問。

“好玩，像電影裏一樣。”

二十二時零五分，擔架車消失在手術室的大門後。

在電影裏，鏡頭通常隨着大門的關閉而懸置，我們看不見大門後發生的事情，只能看見徘徊在大門外的丈夫的嚴峻臉色。現在正是這樣，無形的鏡頭對准我，我覺得自己也在扮演電影裏的一個角色，但一點兒不好玩。

人生中有許多等待，這是最揪心的一種。我的目光不斷投向緊閉的大門，知道大門後正在進行某個決定我的命運的過程，然而，我不但不能影響它，反而被徹底排除在外。我只能耐心等待大門重新打開，然後，不管從那裏出來的是什麼，我都必須無條件地接受。這是一種真正的判決。

一位朋友的妻子曾經向我抱怨，在她被產前陣痛折磨得死去活來時，她的丈夫却微笑着對她說：

“人類幾十萬年就是這麼走過來的。”

我知道這個壞丈夫的微笑有多么無奈。海明威筆下的那個醫生替一個印地安女人做剖腹產手術，手術很成功，可是醫生發現，在手術過程中，那女人的丈夫已經用一把剃刀結果了自己的性命。

我不斷看表，時間過得格外慢。大門終於打開了。我的女兒誕生于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日夏時制二十二時四十八分。

手術室大門突然打開的那個時刻是永恒的。這個我一直在等待的時刻，當它終於來到的時候，我仍然全身心為之一震。我的眼前出現了終身難忘的一幕。一個小護士



從門裏蹦出來，又一溜烟消失在隔壁的育嬰室門後，手中抱着一個裹着紗布的嬰兒。她的抱法很特別，嬰兒豎在她的懷裏，臉朝外，正好和我打個照面。

“女兒！”小護士朝我喊了一聲。

“我的女兒！”我心中響起千萬重歡樂的回聲。

我的女兒有一頭濃密的黑發，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睜着的那只眼睛炯炯有神。

這是一個父親和他的女兒相逢的時刻。這個時刻只有一秒鐘。從此以後，這一秒鐘在我眼前反復重演，我一次次看見那個蹦蹦跳跳的小護士如同玩具鐘上的小人那樣從一扇門消失于另一扇門，在她顯現的片刻間，我的滿頭黑發的女兒一次次重新誕生，用她那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向我注視。伴隨着這個永恒的時刻，我聽見鐘聲長鳴，宣告我的女兒的無可懷疑的永生。

小東西是從媽媽敞開的腹壁一下子進入這個世界的。

她躺在那間柔軟溫暖的小屋裏迷迷糊糊地睡覺，突然被一陣異樣的觸摸驚醒。微微睜開眼睛，眼前一片從未見過的亮光。就好像有人拉開窗簾，打開窗戶，空氣、陽光、聲響一下子涌進了這間一直遮得嚴嚴實實的屋子。一眨眼，她被提溜起來，暴露在空氣中了。

“啊——啊——”她發出了一聲又嫩又亮的啼哭。

雨兒躺在手術臺上，沒有見到她。護士把她抱走後，雨兒突然想起，懊惱地嚷道：

“怎么不給我看看呀！”

不過，雨兒聽見了她的第一聲啼哭，事後一次次為我模仿，評論道：

“聲音真嬌嫩，真好聽，一點兒也沒有悲傷的含義。”

是的，生命的第一聲啼哭是不夾一絲悲傷的，因為生命由之而來的那個世界裏不存在悲



傷，悲傷是我們這個世界的產物。

四

我曾經無數次地思考神秘，但神秘始終在我之外，不可捉摸。

自從媽媽懷了你，像完成一個莊嚴的使命，耐心地孕育着你，肚子一天天驕傲地膨大，我覺得神秘就在我的眼前。

你誕生了，世界發生了奇妙的變化，一個有你存在的世界是一個全新的世界，我覺得我已經置身于神秘之中。

誠然，街上天天走着許多大肚子的孕婦，醫院裏天天產下許多皺巴巴的嬰兒，孕育和誕生實在平凡之極。

然而，我要說，人能參與的神秘本來就平凡。

我還要說，人不能參與的神秘純粹是虛構。

創造生命，就是參與神秘。

五

按照舊約的傳說，女人偷食禁果的第一個收穫是知善惡，于是用無花果葉遮住了下體，而生育則是對她偷食禁果的懲罰。在為生育受難時，哪怕最害羞的女人也不會因裸體而害羞了。面對生育的痛苦，羞恥心成了一種太奢侈的感情。此刻她的肉體只是苦難的載體，不復是情欲的對象。所以，譬如說，那個麻醉師便可以用一種極其冷漠的眼光看着這個肉體。在他眼裏，這個受難的肉體不是女人，甚至也不是母親，而只是與他全然無關的某個家庭的傳宗接代的工具，因而它的苦難似乎只應該記入這個家庭的收入賬上。這就是他所強調的“你們家的功臣”的含義。

現在，我的妻子的不受無花果葉保護的肉體無助地展示在我的面前。她幾乎一絲不挂，腹部搭着薄薄一層襯衣，襯衣下是剛剛縫合的長長的刀口。一只手腕上插着針頭，導管通往護士在一旁端着的輸液瓶，另一只手無力地勾着我的脖子。我伸手托住她的軀體。擔架車抽離之後，這個沾滿血污、冰冷、僵硬、不停地顫抖着的軀體完全壓在我的手臂上了。我竭盡全力，一步步擲向那張指定的床，隨時有堅持不住的危險。在整個過程中，那個強壯的男麻醉師始終冷眼看着。

雨兒終於落在床上。後來知道，那張床是另一個病人睡過好幾天的，被褥皆未更換，竟然安排給一個剛動了大手術的產婦睡。可是此刻，我總算松了一口氣。雨兒躺在那裏，牙齒打顫，渾身發抖，斷斷續續地說冷。

我不想去回憶雨兒在手術後所遭受的創痛的折磨，也不想去回憶中國普通醫院裏司空見慣的職業

性冷漠。在陪床的兩天兩夜裏，我始終想着我的女兒，相信我們身受的這一切是有報償的，這報償就是她的存在。誕生是一輪詩意的太陽，在它的照耀下，人間一切苦難都染上了美麗的色彩。

從育嬰室方向偶爾傳來嬰兒的啼哭聲，雨兒側耳傾聽，自言道：“說不定是她。”

咫尺天涯，但她在那裏，我們的心是充實的。

那天晚上，我偷偷溜進走廊，躲在暗處。哺乳室的門打開了，母親們抱着各自的孩子踱出來。我趕緊迎上去，目不轉睛地望着雨兒懷裏的那個孩子。我看見她雙眼微睜，細長的眼綫很美，眼珠不停地左右轉動。她明明是在看！不過，那目光是超然的，無所執著的。它好幾次和我的目光相遇，又飛快地滑了過去。我又驚又喜，相信她一定認出了我，父女之間一定有一種神秘的感應。

“我愈來愈覺得她像你了，神態都像，常常皺眉眯眼，像在深思。”雨兒說。

我說：“新生兒是哲學家，兒童是詩人。新生兒剛從神界來，所以用超然的眼光看世界。待到漸漸長大，淡忘神界，親近人的世界，超然的眼光就換成好奇的眼光了。”(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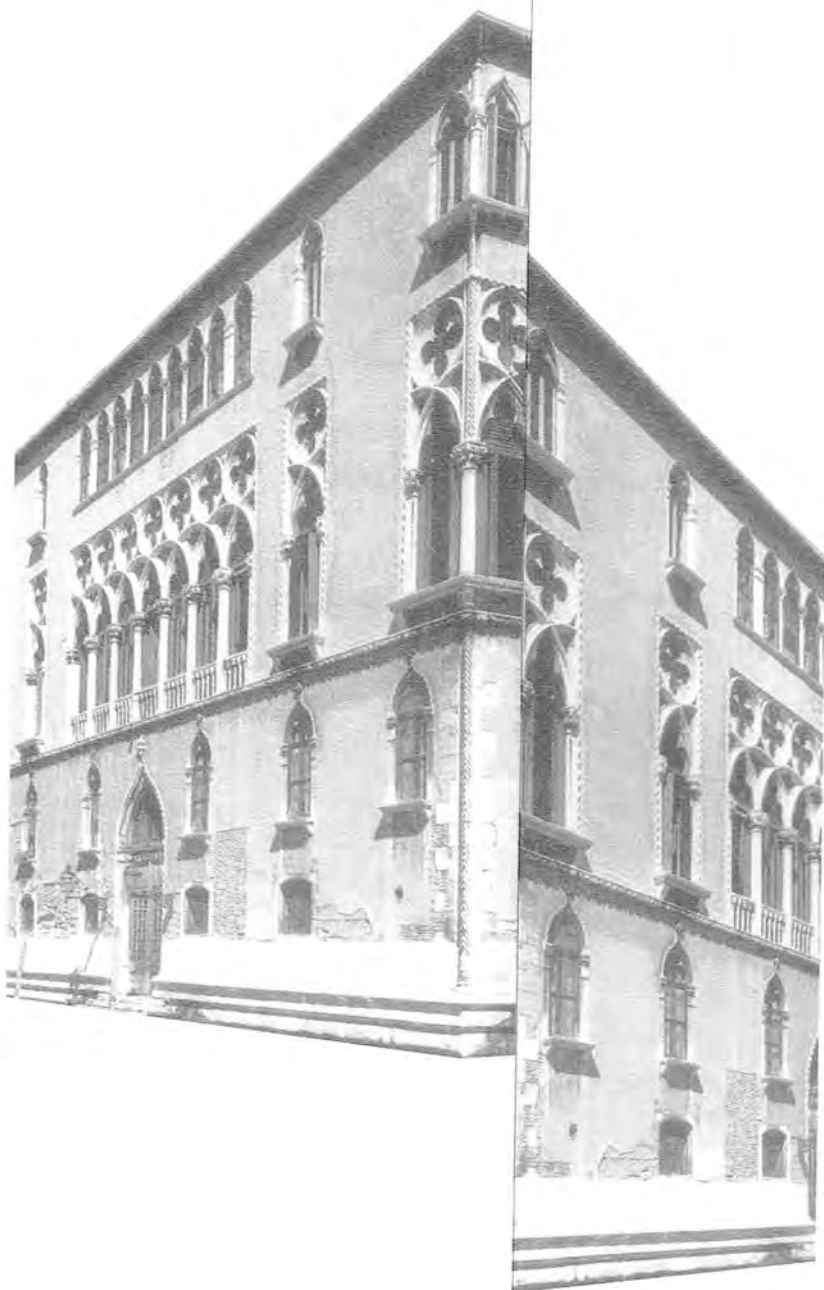
愛使人富有

> >> 周國平

那是在一個邊疆省會的書店裏，一個美麗而羞怯的女孩從陳列架上取下最后一本《妞妞》，因為書店經理答應把這本僅剩的樣書賣給她，她激動得臉蛋緋紅，然後請求我為她寫一句話。當時，我就在書的扉頁上寫下了這句話——

“愛使人富有。”

這句話寫在我的著作《妞妞》上，是對其中講述的我的人生體驗的概括。妞妞是一個曇花一現的小生命，她的到來使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切地領悟了愛的實質和力量，現在她雖然走了，但因她而獲得的愛的體驗已經成為我的永遠的財富。





這句話寫給這個美麗的女孩，又是對她以及許多和她一樣的年輕女性的祝願。在每一個年輕女性的前方，都有長長的愛的故事等待着她們，故事的情節也許簡單，也許曲折，結局也許幸福，也許不幸，不論情形如何，我祝願她們的心靈都將因愛而變得豐富，成為精神上的富有者。

常常聽人說：年輕美貌是財富。這對於女性好像尤其如此，一個漂亮女孩有着太多的機會，使人感到前途無量。可是，我知道，如果內心沒有對真愛的追求和感悟，機會就只是一連串誘惑，只會引人失足，青春就只是一筆不可靠的財富，很容易被揮霍掉。

常常聽人說：愛情會把人掏空。這在遭遇挫折的時候好像尤其如此，傾心相愛的那個人離你而去了，你會頓時感到萬念俱灰。可是，我知道，只要你曾經用真心去愛，愛的收獲就必定會以某種方式保藏在你的心中，當歲月漸漸撫平了創傷，你就會發現最主要的珍寶并未丟失。

愛是奉獻，但愛的奉獻不是單純的支出，同時也必是收獲。正是通過親情、性愛、友愛等等這些最具體的愛，我們才不斷地建立和豐富了與世界的聯系。深深地愛一個人，你藉此所建立的不只是與這個人的聯系，而且也是與整個人生的聯系。一個從來不曾深愛過的人與人生的聯系也是十分薄弱的，他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但他會感覺到自己只是一個局外人。愛的經歷決定了人生內涵的廣度和深度，一個人的愛的經歷越是深刻和豐富，他就越是深入和充分地活了一場。

如果說愛的經歷豐富了人生，那麼，愛的體驗則豐富了心靈。不管愛的經歷是否順利，所得到的體驗對於心靈都是寶貴的收入。因為愛，我們才有了觀察人性和事物的濃厚興趣。因為挫折，我們的觀察便被引向了深邃的思考。一個人歷盡挫折而仍葆愛心，正證明了他在精神上足夠富有，所以輸得起。在這方面，耶穌是一個象徵，拿撒勒的這個窮木匠一生宣傳和實踐愛的教義，直到被釘上了十字架仍不改悔，因此而被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信奉為精神上最富有的人，即救世主。✠



父親的背影

外兩篇
▽
▽
▽
東人

父親的背影漸漸遠去，在蒼茫的時空中，越來越淡，越來越小，越來越像一個瞬間了。可是，為什麼這個瞬間却帶走了我永遠的情思？

父親，你真的消失了嗎？

我知道我也是一個瞬間，一個將要漸漸遠去的背影。可是，為什麼這個瞬間却生出無窮無盡的永遠，長途跋涉去擁抱另外一個世界的另一個瞬間，仿佛日夜兼程奔向另一個星系的另一顆小星？

天父啊，請告訴我。✠

兩種人

聰明人是可怕的，他對人作了壞事，人以為是好事。

愚笨人是可憐的，他對人作了好事，人以為是壞事。



想一想，聰明人遇上愚笨人，哪個是得勝者呢？
愛愚笨人吧，他是你的祝福；做愚笨人吧，你就是人的祝福。

为什么？

黑暗中的人，為什麼被黑暗所困擾？因為他看見了黑暗，看不見光明。

痛苦中的人，為什麼被痛苦所困擾？因為他看見了痛苦，看不見歡樂。

恨中的人，為什麼被恨所困擾？因為他看見了恨，看不見愛。

必死的人，為什麼被死所困擾？因為他看見了死，看不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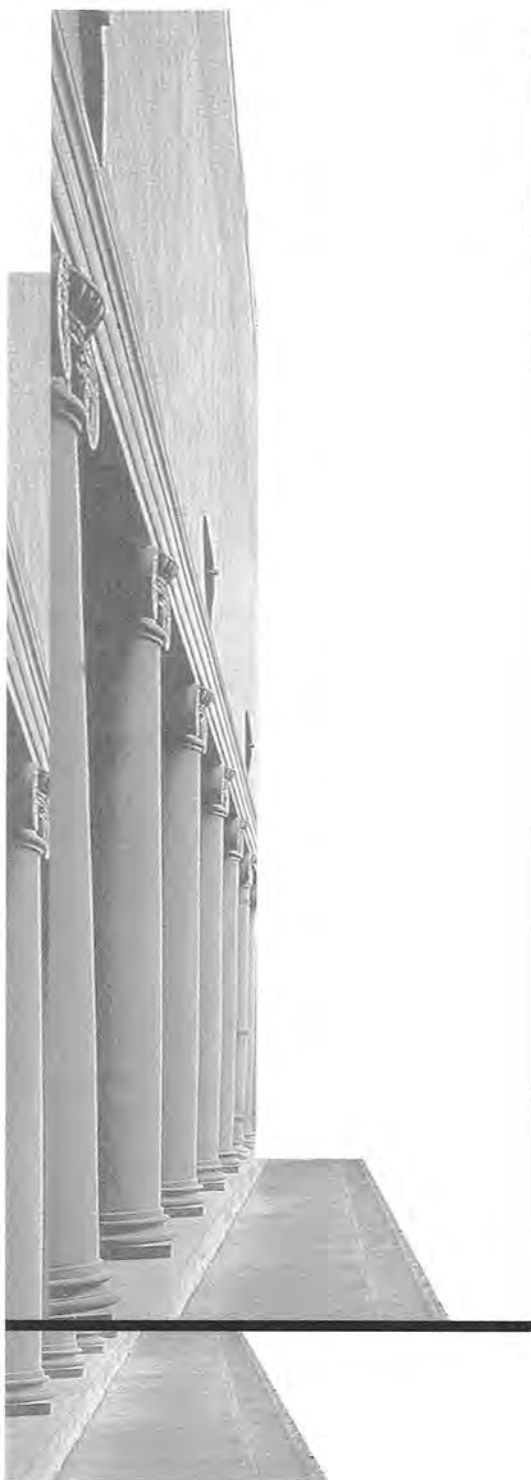
黑暗中的人，為什麼能看見黑暗？因為他心中的光明未泯滅。

痛苦中的人，為什麼能看見痛苦？因為他心中的歡樂未泯滅。

恨中的人，為什麼能看見恨？因為他心中的愛未泯滅。

必死的人，為什麼能看見死？因為他心中的生未泯滅。✝





今夜

星辰 (一) > >> 齊宏偉

救主

基督沒有釋迦牟尼的雍容，沒有孔子的莊重，也沒有莊子的灑脫，常常憔悴、憂傷，大聲哀哭。救主是不同於教主的。

信心

看到蘋果裏有多少顆種子不叫信心，而看到種子裏有多少顆蘋果才叫信心。

那孩子捧着蘋果，望天致謝。耶穌微笑着走過去了——一顆種子在孩子手中變成一片燦爛的果園。

雖然看不見柱子在撐着，但星星總算沒有落下來呀。

到底是先挖到金礦才相信這座山有金礦，還是先相信這座山有金礦才挖到金礦？

真相

宗教改變生活，信仰改變生命。

道德道德，先有天道，后有世德。

人們一面拒絕神的存在，一面却因着神的不在而絕望、孤獨和悲憤。

我們在說着早就失去的東西，在爭着必定會失去的東西，在忽略最該珍重的東西。



鷄每夜都在叫。

耶穌被賣的那一夜也不例外。

例外的只是那一夜鷄叫到兩遍時，耶穌轉身看那位剛剛三次否認主的彼得。

此后，每當鷄叫兩遍，就有人會從夢中醒來，輾轉反側。

真理總在你背后耐心等着。

等你驀然回首的那刻。

被神領着才能找到神。✠



道 之 歌

> >> 陳琪

地上本就有路
走的人多了
就把原有的路顯明出來

心中本就有道
凜然傾聽了
就把原有的道呼喚出來

要不，你看
整整這一草原的荒蕪都是路
長長這一生的漂泊都是歌呵 ✠



教師的**生命與事業**

> >> 魯仁

教師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事業，是一種生命的事業。因為生命影響生命。

教師要把全身心都調動起來，成為有信念、有操守、有性格、有見解、有靈魂、有光熱的活躍的生命本身！

教師不是蠟燭，而是追逐太陽、追逐光熱的歌者。但教育不是消耗熱，而是傳遞熱。教育不是蒼白的，而是微笑的。教育要求教育工作者進入一種生命煥發的境界，這樣，教師才有資格進入分享、傳遞、與對話的過程。

教師不僅要學會講，更要學會聽。教師不僅在教，更在學。

應強調教師對學生的愛，也應強調教師對知識的愛；以前總呼吁提高學生素質，其實更應提高教師素質。

教師要熱愛自己的事業，熱愛知識的尊嚴，要關注學生，也要關注自身。

教師要開放自己的心，成為一個對全人類有負擔有牽挂的人。這樣，學生才能受感染；教師要謙卑自己的心，學會敬畏造物主所定的秩序與奧秘，有非功利非實用的好奇心，這樣，學生才能被清潔；教師要學會跟大師對話，這樣，學生才能對話；教師要成為大師，這樣，才能使學生成為大師。

講臺是溫柔的，但多少教師帶着粗暴而來；講臺是聖潔的，但有多少教師帶着鄙俗而來；講臺是謙卑的，但有多少教師帶着狂妄而來；講臺該是給人以幸福、滿足、快樂與鼓舞的，但

有多少教師却只帶着貧乏、疲憊、沮喪抑或盛怒而來；講臺是給每一位學生的，但有多少教師却把講臺只給了自己。

紀伯倫在《論勞作》中這樣說：

“如果你無法以愛心而只用憎惡來工作，你最好放下你的工作，坐在廟門口，讓那些以歡喜之心工作的人來救濟你。如果你以漠不關心來烘制面包，你烘出了苦澀的面包，卻無法喂飽饑餓的人。如果你吝惜幾滴葡萄汁，你的吝惜便把毒藥滲入了酒中。如果你像天使般歌唱，却不是發自內心地喜愛歌唱，你就是蒙住了世人的耳朵，讓他們聽不到白天的樂音，也聽不到夜晚的樂音。”

二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是爲了探索造物主所賦予世界的秩序和美感，是爲了更好地愛人、助人，並和別人一起更好地管理我們所寄居的這個世界——這是上帝給予人類暫居的家園。

所以，知識的體系不是自足與封閉的，而是向造物主和人雙向敞開的。所學的知識是爲了表達驚嘆與贊美，是爲了愛，不是爲了功名利祿。工作是“天”職而非“世”職，在英文中常用 Calling(召喚)來標識，那應是樂意、輕鬆和有興趣從事的，是與奧秘的超驗與活躍的心靈打交道的。

那麼，對於教師來說，學生就是教師愛與交流的對象，而不是賺錢糊口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說，學生打破了教師的自足自大，教會教師們懂得：知識是爲了人，人不是爲了知識。

現在，我們的教育是職業教育模式，少見自由教育理念。

思想家亞當說：

“所謂自由教育者，即適于自由人之教育也。一加深究，則又可見所謂自由人者，其意義乃謂人之不因實用目的之故被迫而取得任何特定的技能者，自由人必能使用其時間于其所以爲具有特定的修養價值之任何科目之上。”

愛因斯坦在《培養獨立思考的教育》一文中也說：“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爲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爲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並且產生熱誠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





——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是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

遺憾的是，很多教師本來就沒有在這種自由教育模式下受熏陶，開始從事教育事業時自然會忽略熱情、興趣和對知識的非功利探求。教學就成了專業知識的灌輸與積壓，學生成了劣質復印機，把材料從教師的講義復印到自己的筆記上。這種學習，哪有什麼求知樂趣？

這種情況下，教師最關心的不是學生心靈的響應，而是教學計劃的完成；不是激發學生思考，而是強制學生記憶。相反，愛思考的學生往往成了教師眼中的搗亂分子，讀來令人潸然淚下。

教育家第斯多惠說：“教學的藝術不在於傳授知識，而在於激勵、喚醒和鼓舞。所以，教師哪怕擁有再豐富的知識，也始終面對着心靈巨大的未知領域，這怎不令人敬畏、好奇與謙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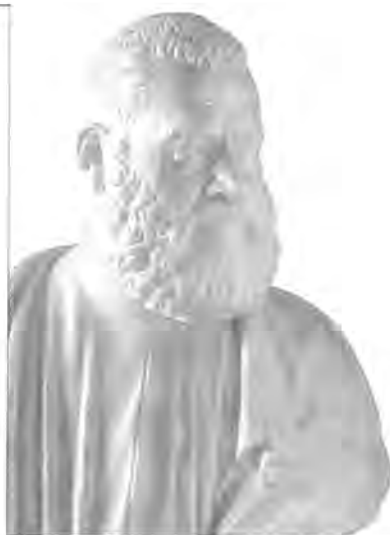
每一扇心靈的門都有把手，找到把手打開門進去，會發現豐富的寶藏。是學生教給教師應溫柔叩門，而非粗暴闖入。沒有在講臺上體會過忘我的快樂的教師不配當教師；沒有在教室內品嘗過與學生心靈一起顫栗的滋味的教師不該做教師。

教給學生學會思考，學會學習，學會熱愛的過程正是激勵教師來思考、學習與熱愛的過程。在現實生活中往往不是這樣，常聽到教師抱怨自己的學生無能，常聽到教師對學生的鄙夷，每每這個時候我都想喊——為什麼不去發掘學生心靈那巨大的寶藏呢？為什麼越教越累呢？為什麼以貶低學生來證明自己的偉大呢？豈不知您和學生是息息相關的么？

學生若是全會全懂了，還需要教師干什么？

教師若單愛那可愛的、聰穎的學生，那怎能叫愛呢？每個人都這樣的。對可愛的人與物的賞識不叫愛；沒有厚生精神的愛也不叫愛。愛是不計較對方的條件而甘願接受、賞析與信任。

教師若借着學生來誇耀自己的教學能力，這怎能叫愛呢？在愛別人中滿足自己，這不叫愛。愛是在滿足別人中犧牲了自己又不認為是犧牲。教師的犧牲是微笑、豐富的表情，而不是哭泣、怨恨的



表情。耶穌在《聖經》上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愛又豈是放縱呢？以偉大的真理和虔誠的信念約束着的愛才是真正的愛。沒有為學生的錯誤和不良習好而憂愁、痛苦過的教師也不會體會到學生心靈成長的喜悅和幸福。一味的嚴厲和一味的嬌慣都不是愛。蘇霍姆林斯基說：“愛與智慧的聯合，就產生了教育藝術。”

當學生崇敬的時候，當心存慚愧；當學生批評的時候，當心存感激。別忘了，學生的未來比教師更為廣闊。

當教師以尋求掌聲與回報為目的來教學時，就玷污了教學。因為教師只是一個杯子，把水供應給人來喝。這只杯子豈不應當是干净的嗎？

教師當藉着教學來學人之為人的意義及熱愛心靈與生活的秘訣，學習愛人如己、學習卑微樸實然而莊嚴聖潔地活着。用一句話來說：我在故我教。知道存在的意義和人活着的價值，教只是對存在與秘體認的一種表達。熱愛真理，擁抱真理，獻身真理；被真理所包容所愛，這給予愛人如己的動力。心又豈能囿于對象和環境呢？這是一個人，一個教師最大的快樂。沒有信念、良知的教師是可耻的，不熱愛知識和學生的教師，從來沒有從學生身上學到很多的教師是可憐的。

真願每位教師都能把擁抱真理的熱情分給學生，這熱情反過來又溫暖了教師。師生相依，以師為師，也以生為師。

俄國作家謝林所說：“當我的心不再顫抖，我就拒絕拿起筆來創作。同樣，每個教師在走上講台前都要問一下自己：我的心還在顫抖嗎？”✦



船之歌

> >> 海燕

主啊，哪裏是那艘能使它顛簸却不能使它沉沒的船
那艘重心永遠錨在透明的土地之下的船？
在天海深處，在茫茫人世間，我聽見了它的呼喚……

我仿佛看見，它沉着地面對驟起的風暴，在搖晃中保持着方向
以一種肅穆的節奏，一次又一次從寬闊的波浪下崛起
它是生活的導師，歷盡艱辛的驕子，苦難中的平安

是的，我一直在尋找……但每一匹波浪上都寫滿了海難的消息
連高山也會陷落，連道路也如深不可測的水
連輝煌的星座也終會寂滅為宇宙的沉船……

主啊，哪裏是那艘能使它顛簸却不能使它沉沒的船？
我徒然地走遍了整個世界！
直到有一天，我翻開一本書——

看見一個人踏着波浪走來，踏着遠古淵面的波浪走來
他在波浪上講得人如得魚，講撒種的比喻
他枕着波浪睡覺，醒來，把手輕輕一揮，風暴就睡了……

我內心的風浪也睡了。啊，是什麼輕輕地喊了一聲？
我睡得比死亡還深的靈魂就醒了
——他手掌上撕裂開來的釘痕，吹出生命的笛音

他那並不粗壯的脊梁是折不斷的桅杆
他略帶憂郁的深邃的眼睛看穿了風和時間
他說出穿越古今的語言，回響在昨天、今天和明天

啊，主啊，這就是那艘能使它顛簸却不能使它沉沒的船
——那艘我願把生命全然交托的船！✠

告別者之歌

> >> 北村

(外一首)

在我離世之前
請給我比幸福更少一點的東西
讓我最后的路正直

給我的心一陣風
帶來那園裏的芳香
給我的眼睛一匹馬
一片樹葉
和幸福的羊群
它們彎腰吃草是快樂的
奔跑是優美的

讓我的耳畔有歌聲
讓眼淚變成鮮花上的露
讓身體成為草原
草原上有一個老人
昨天已幸福地離去

再給我一對情人
並成眷屬
讓我的心流出清泉
讓我死去
而幸福
留在你們中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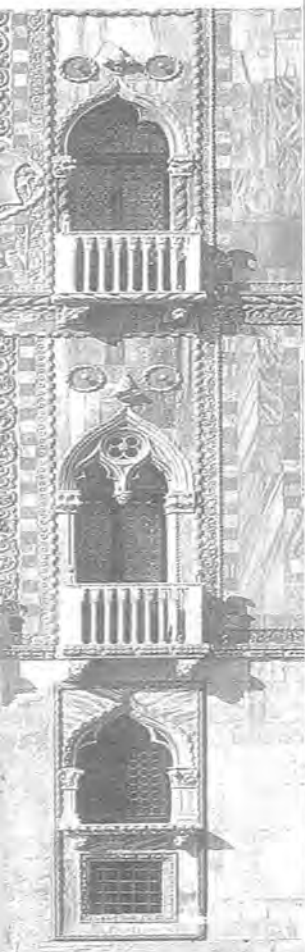


心 謠

突然有了你
有了安慰
有了東方和西方的友情
有了撥動感動之弦的手
唯獨沒有憂傷

有了戀愛中的女人
有了祖國和提琴
有了改變方向的河流
她們多么值得我愛呵
唯獨沒有孤獨

有了對稱的幸福
有了可以做詩的酒
有了可以讓歌聲通過的少女
唯獨沒有黑夜





假如死亡不期而至

> >> 鴻雁

假如死亡突然降臨，
我希望我不要驚慌，
這必朽壞的帳棚已經朽壞，
我要住進不朽的新房。

假如死亡突然降臨，
我希望我不至遺憾
當跑的路已經跑過，
當守的道沒有失落。

假如死亡突然降臨，
我希望媽媽不要憂傷，
因為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迎接我的是慈父的臂膀。

假如死亡突然降臨，
我希望朋友不再悲嘆，
因為我正去往婚宴的路上，
等待我的是救我的羔羊。

假如死亡突然降臨，
我希望我已經穿上了潔白的嫁裳，
我的良人已為我洗去了這世界的塵垢，
他也治愈了我所有的創傷。

假如死亡突然降臨，
我希望自己會快樂歌唱，
我正飛往日思夜想的地方，
那是我終生的盼望。✠

后記：

我懷着感恩的心寫下這首詩，以紀念去年九月間的一段生命經驗。

溫柔的憐憫

>>> 施瑋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你在十字架上。

女人們哭泣，男人們觀看，禱告已被夜空收去，淚滴、血點混在泥土中，沒有人收拾起來藏入懷抱。

你孤單地經歷着，仿佛夜空下的客西馬尼園。

人們見過你行神迹，也曾聽你講述天國的奧秘。如今只是失望地看着，那個要陪你同死的漢子，息了血氣，哭倒在遠處。一只鳴叫的公雞審判了人的忠貞。

你在十字架上，“死”被你吞下。滲血的胸腔中，淤集着人類所有的窒息。你以無限之靈進入有限的肉體，難道就是為了經歷這劇痛？為了在痙攣的急喘中，呼喊——替那些窒息在罪中的人呼救？

哦！你，在十字架上。目光低垂，注視着分割你蔽體之衣的兵丁，注視着他們的手。他們的手執過刑鞭，也曾打在你臉上；他們的手指尋找你腕上的柔軟，將鐵釘砸入；他們的手向你遞上苦膽調和的酒……此刻，為占有你的內衣正在撿圖，絲毫都不因衣上的體溫而顫抖。

只有你，在為他們顫抖。穿越貪婪的目光，穿越冰冷的刀劍，深切體會着人內心中的寒冷、饑餓、貧窮。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人類最偉大的詩句，在羞辱、殘酷的刑具上，在兩個罪犯之間，張開母性的翅膀，將哭泣、驚惶的靈魂庇護。沒有華美的光芒，只有樸素而無窮的廣闊——

一個多么哀憐的理由——“他們不曉得”。當人類以“曉得”為傲，將知識和智慧制成薄薄的金片，包裹一切時，誰的良心與靈魂依賴着這份悲憫、這個理由——“不曉得”。

父啊！赦免他們——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聖經·羅馬書》1:19—20

如果我發現自己內心存有一種“這世上的任何經驗都無法叫它滿足的渴望”，最最可能的解釋是：我是為另一個世界而造的。

——C. S. Lewis

缺席的在場

> >> 王家新

——重讀《夜雨寄北》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詩歌作為一種精神活動的深刻性質就體現在這裏。它從現實的觸動開始，最終却指向理想，指向“絕對”。

詩人們其實也一直在從事着某種對話——時而同時代對話，時而同他人對話，時而同自己對話，而這一切，最終都會指向一個和他個人的存在更為深刻相關的“對話者”。

生命最終的意義，其實就在于找到這樣一個至高無上的對話者。那存在，才對詩人的靈魂是一種庇護。像但丁和葉芝這樣的西方詩人，往往把找到這樣一位終極意義的對話者，作為對靈魂的拯救。而中國歷代詩人在飄零無依的生涯中，同樣把對“知音”的想象和尋找，作為一種對人生孤獨和苦難的超越。

二

而這一切，在李商隱的詩中都有深刻的表現。他慣常的方式，是借助愛情相思，寫一種對生命對話的渴望及其現實隔絕。無論是“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執着，還是“車走雷聲語未通”的遺恨，無論是“夢爲遠別啼難喚”的孤寂，還是“何當共剪西窗燭”的希冀，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對“某一個人”講話。這是一種想象中的對話，也是一種絕望的對話。無論如何，它給孤獨的靈魂帶來了一種意義。同時，它給李商隱的詩帶來了一種時而淒楚、時而沉郁、時而撲朔迷離的悲劇的美。

三

“君問歸期未有期”——孤獨和期盼中什麼也沒有發生，“歸期”指向遙遙無期的未來，一個徹底無望的人才能寫出這樣的詩句。

“巴山夜雨漲秋池”——夜雨無盡落下、秋池動蕩不息。它寫出了一種東方式的意境，一種淒楚的美，一種難以安寧的內心，一種藝術精神含蓄的深度。

“何當共剪西窗燭”——時空變了，情感的色調變了，一挑一剪之間，一切都明亮了起來。

“却話巴山夜雨時”——苦難消失在時間的深處，於是，過去與未來凝聚爲一個美麗的此刻！

四

“黑暗處的人們總是看見光明處的人們。這是一個古老的真理。”（阿米亥）

詩人在對誰講話？“君問歸期未有期”的“君”是誰？

這裏涉及到版本學上的問題。在《萬首唐人絕句》中，李商隱的這首名詩題爲《夜雨寄內》。但人們考證，詩人寫作此詩時，妻子早已去世，故自《唐詩三百首》以來此詩被改爲《夜雨寄北》。詩題改了，詩寫給誰，也就成爲一個問題。

有人仍認爲“這當是作者在巴蜀時寄給妻子的詩”，也有人在解釋這首詩時採用了“這是在蜀地懷念親人的詩”這類模糊的判斷。

但我們也不妨撇開這一切，設想詩人是在同他生命中唯一的一個心靈信息接受者對話。而這個“唯一者”是超越一切人際關係的。他／她在本質上不會是實際生活中的某個具體的人，而是一個“缺席的在場者”。

人們樂於說詩人葉芝一生爲他的精神戀人毛特·岡寫下了多少詩，實際上出現在這些詩中的，已是“另一個人”。

五

人生是孤獨的嗎？但一位叫裏爾克的德語詩人却在詩中這樣寫到：

“我是孤獨的，但孤獨得還不够，爲了來到你的面前。”



> > 劉小楓

描寫蘇比波集中營的電影，我看過兩部。一部是寫實性的，另一部是藝術性故事片。我更有感于后者，它提出了受苦中的愛的問題。

蘇比波集中營之聞名，不僅因它是僅次于奧斯維辛的大死亡集中營之一，更因在那裏曾發生過一次真實的大逃亡事件。電影《逃離蘇比波》就以這次逃亡事件為題材。整部電影從頭至尾都讓人顫栗。

在死亡集中營裏，異死不是未確定的偶然，它是已確定的現在必然；不是人將走向異死，而是異死已走向人。如果僅從生命的自然形態來看，一切已不復存在。以致正義、良善、愛在異死的陰影中更顯得無憑無端。儘管正義、良善已被歷史罪惡和意識形態顛倒，以至於諸多現代主義者對它們的懷疑、解構和嘲弄不無理由，然而在死亡集中營裏，却仍有人不忍拋擲正義、良善和愛。

例如：在一個集中營裏，多位難友排成一行，站在其余難友面前，他們曾企圖逃離，不幸沒有成功。現在正等待現場槍決，其中一位年輕的難友突然癱倒在地，他受不了這種異死。這時，一位牧師走出難友群，申請代替年輕人被槍決，他被允許了。

在愛的面前，異死喪失了駭人的力量。

還有另一種愛。

猶太姑娘麗莎在集中營裏愛上了一位俄國中尉，她熱情大膽地向這位俄國戰俘表示自己的愛情。俄國中尉總是回避這位姑娘，這不是因為在死亡集中營裏談戀愛顯得荒唐，而是因為在遙遠的俄國有他的妻子和兒女。直到策動逃離暴動發生的前一天夜裏，俄國中尉才輕輕吻過猶太姑娘一次。

第二天，猶太姑娘被槍彈打死了。她沒有能越過集中營鐵網與附近樹木之間那片開闊地。她畢竟是羸弱的姑娘，從背後射進她體內的機槍子彈，使她輕輕撲倒在地，再也沒有起來。

俄國中尉活下來了。像許多其他有幸逃離的難友一樣，他成了審判納粹劊子手法庭的見證人。但他也是死亡集中營裏愛的見證人。

我不知道俄國中尉心裏是否曾有過悔意，懊悔自己在集中營裏不曾回答猶太姑娘的愛，懊悔自己當初沒有好好地愛她，感到對不起這位在異死的陰影中愛他的姑娘。

愛是真實之發生，而非倫理的規則。倫理規則應以愛的宗教為基礎。在愛的宗教中，被釘十字架的愛打破了一切由自然構成的法則，它在神性的死中戰勝了自然性的死，在自然性的死中復活了真實的愛。

人畢竟是人，他既非不死的，也非不配的。愛應在生之中戰勝死，補償性的愛不在。

是什么在我們身上痛苦？

➤ >> 王家新

1998年夏，在我做訪問作家的斯圖加特的一個著名古堡前的草地上舉行了由奧迪公司贊助的露天音樂會，闊大的場面，上千身着晚禮服的中產階級聽眾，音樂會的最後一場是斯圖加特交響樂團演奏的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而指揮却是特意從以色列請來的猶太人！當音樂達到高潮時，絢麗的禮花從舞臺兩側飛向了夜空。人群沸騰，香檳也開得嘭嘭響。但不知為什麼，那一夜却是最痛苦的一夜。我自忖，我是一個中國人，不曾經歷過奧斯維辛，是什么在我身上痛苦？

慕尼黑，在歷史上有過“德國的雅典”之稱，但很不幸，它的名字也和納粹的歷史聯系在一起。二三十年代，這裏是希特勒“崛起”的地方，正是在這裏他成為納粹黨魁，并在市中心聖母廣場上成立了第一支可怖的黨衛隊。而在離市區不遠的達豪，便是德國本土最大的、第一個修建的集中營——美軍當年攻打那裏時，還以為那是一個軍營，直到進去時，才發現堆成山的骨瘦如柴的猶太人的尸體！

我去了這個地方，這是我在德國期間上的最重要一課。在這個恐怕連但丁也難以想象的黑色展覽館裏（展覽館裏全用黑色布置），我震懾得說不出話來。我看得兩眼發黑，喉嚨梆硬，甚至想哭……

這一次，我又和一個奧斯維辛的幸存者的傷痕纍纍的文字守在一起。自從接觸到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的作品后，便有某種無法擺脫的東西籠罩住了我。猶如創傷復發，無法從疼痛中恢復過來一樣，我沉溺于這樣的文字之中。我震懾于它們那難以形容的力量。我知道在接觸它們的一剎那，它們已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遠的刻痕：

“我在一個偌大的、破舊的舞臺上——我們稱之為地球，在變得灰蒙的光綫裏，只能看到幾堆瓦礫、幾段帶刺的鐵絲網、一個被折成兩段的十字架和幾個有其他象征意義的殘骸。在這片灰蒙的天幕下，跪在塵埃之中的我，用那副被碾在灰燼裏的面孔，在一個寬恕性的恐怖氛圍中接受了奧斯維辛……”

這不是控訴，這是靈魂的屈從，這是被歷史的強暴“碾在灰燼裏”時的最後一陣無聲的掙扎，但却比任何控訴更震撼人心。這是命運最終的幻象和啓示錄。這是一個經歷了靈魂的至深苦難而又具有超凡勇氣的人才有可能寫出的一切。這樣的文字，像一道天啓的眼光，洞穿了我們自己所經歷的生活和歷史。

是的，不僅是歷史迷霧中的奧斯維辛，還有生活中的一切，生、愛、死，都被納入了這種痛苦的視線之中：

“我們的愛，就像一個滿面笑容、張着胳膊奔跑的聾啞孩子，慢慢地，他的嘴角彎成了哭的模樣，因為沒有人能理解他，因為沒有找到自己奔跑的目標。”

我就沉溺于這樣的文字中。我甚至生怕把它們讀完。為什麼折磨着一個猶太裔作家的謎也在折磨着我們？為什麼我竟會有這種在別人看來大惑不解的“情結”和癖好？我不再問了。不是我癡了，而是我漸漸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在我自己的身上痛苦。

這種絕對意義上的追問，這種具有不朽的靈魂質感的文字，照亮的正是我們自己長久以來所盲目忍受的一切。

這才是真正誠實、真正有力量的文學。相反，那些洋洋自得的舞文弄墨都帶有一種可耻的味道。

无权势者的歷史

> > > 亦武



一、讀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這本風靡一時的小說披露了斯大林的兒子英勇殉國的真相：他被關進戰俘集中營后，經常因不注意廁所衛生而受到同監另外三名英國軍官的譴責，甚至虐待。終於有一天，他忍耐不住了，普通的生活齟齬迅速升級為不可調和的種族歧視，他在放風時衝過警戒綫撲向鐵絲網，并失控尖叫：

“打死我吧！”

哨兵鳴槍示警，他的尖叫化作一陣咆哮似的獸類鳴咽：

“打死我吧……”

他理所當然地挨了槍子，迎着陽光，迎着自由飄浮的白雲，迎着崗樓，鳥一般張開雙臂，鳥一般淌着血，從劇烈搖晃的鐵絲網上滑墜在地。哨兵呆若木鷄，如此的尋死者他還是第一次碰上。

米蘭·昆德拉評論道：

“斯大林的兒子，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獨裁者的兒子，為了一泡大便而光榮犧牲了。”

他曾經面對德國鬼子不屈不饒，對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但是，在特定的圈子裏，他的敵手是三位自恃血統高貴的盟國軍官，他們一致通過他是一頭下賤的格魯吉亞豬。

我曾經長久地欣賞昆德拉的歷史態度，他有預謀地一再寫到抽水馬桶，讓人在隆隆轟鳴的衝便渦流中感受到一種虛幻的升降，即一種歷史地位的升降。在昆德拉看來，歷史場景的轉換首先取決於把持歷史的人的轉換。所謂中心話語對邊緣話語的籠罩和控制，大約指的就是這意思。“中心話語”在臺上，將每一個登場亮相者介紹給群眾，你什麼也不用講，只管像歌星那樣微笑，揮手就行了。“這就是媚俗，”昆德拉寫道。“媚俗就是對人類的絕對否定。”

然而，絕對肯定人類是不是媚俗？昆德拉通過小說安排歷史人物，同斯大林的專橫一樣，他將個人對某一制度的仇恨擴大化，認定參加正義戰爭的獨裁者之子為糞便犧牲。這種唐吉科德式的嘲弄是致命的，潑向敵手的糞便也將弄髒自己的榮譽。

不知末日降臨的具體時辰，而關於末日降臨的學說却盛行于世——心靈的空虛難道不是末日嗎？



二、讀哈維爾《無權勢者的權力》

九十年代初，捷克著名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被推舉為國家首屆民選總統，為此，他作了題為《人民，你們的政權歸還你們了》的演說，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他多年前的另一篇演說——《無權勢者的權力》。

我讀哈維爾的作品有限，所以在這兩篇演說之間，就潛藏着巨大的謎團，這是預言還是承諾？我坐在桌子邊猜測着，遠隔千山萬水和浩渺的時空，哈維爾說，有榮譽感的人渴望過一種歷史生活。

歷史生活是對現實存在的否定，而坐牢和流亡是其中最動人的篇章。“布拉格之春”后，哈維爾和昆德拉作為克裏姆林宮支配下的捷克政壇的反對派，一入獄四次，一長期流亡西方，由於所處位置的差異，他們之間關於歷史等問題的爭論曠日持久——最終以哈維爾上臺，昆德拉致電祝賀而落幕。

他們辯論的焦點是：歷史是少數人操作出來的，還是每個人都能夠參與的？天性敏感的昆德拉對一個大國悍然入侵，強迫改變弱小祖國的歷史和現狀感到震驚，這與人民有什麼關係？統治集團之間的摩擦，往往要我們付出血腥的代價——翻開史書，歷史就這樣一幕接一幕地重演——藝術家昆德拉幻滅，但沒有放棄思考，笑是他的特點，可有時笑得令我們想哭，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他描寫了蘇軍占領首都時，姑娘們撩起裙子，接吻擁抱以挑逗侵略者的抗議方式，這種徒勞的玩笑好似一個白痴兒童在蒙面盜洗劫家園的時候笑着遞上自己的玩具。

我們常說人人都有弱點，而且不少弱點還是與生俱來，那麼強權恰恰建築在人的弱點之上，並施行一種病態統治。加速社會的日常生活化，以物質目標去勞瘁和麻痹肉體。“布拉格之春”是恐懼的源頭，抹去了這個源頭恐懼就消解了，而沒有源頭的國家也就沒有未來。

這太可笑了，從旁觀者的角度，施虐和受虐既愚蠢又可笑。哈維爾評論道，昆德拉在這兒情不自禁地對自己的祖國採取了置身局外的態度，這是西方人的態度，他已逐漸由民族作家過渡為世界性作家了。

距離產生美感，但歷史不一定是美的。六十年代末，哈維爾從先鋒劇作家的虛構舞臺上走下來，開始了普通人參與歷史的腳踏實地的生涯。†



貢布裏奇說：

“觀看即解釋。”

王魯說：

“畫家最複雜的表現是他對存在的表現。缺少思考，生活中就現不出繪畫藝術的靈感，而期待以一個新異驚動人們。塞尚能從不起眼的對象現出藝術靈感，這是手中無劍，心中有劍的境界，從而令觀眾在他簡約的畫中看出複雜，這才表現出了創世的關注，才能做到要有，就有。”

貢布裏奇為我們區分了兩種不同類型的美術批評家：

“批評家在思考的是動機還是目的？換言之，他是在向我們提供關於是什麼使大師這樣做而非那樣做的解釋，還是試圖告訴我們藝術家希望觀眾從他的作品中發現什麼意義？”

但是，如果我們將王魯看作一個批評家的話，我覺得他在批評實踐中是將這兩者和諧地結合起來的，因為只有如此，王魯才能在庫爾貝的作品中讀到一個“真實的寓言”，在魯本斯的畫作中發現“世界是我的故鄉”，而在喬托的《迦拿婚筵》中理解到“本質是生命的關鍵”，在倫勃朗的《浪子回家》中領悟“懺悔的人生意象”。

然而，在王魯也許並不成體系的理論中，通常所謂的繪畫，應該有一個更為準確的概念——“視覺藝術”。這看起來似乎是多此一舉，倘使按照普通的邏輯，這兩者間甚至是從屬與被從屬的關係，然而不然！在王魯看來：

“看一幅畫的優劣，在於它是不是視覺藝術，



藝術行為 讀后

> > 郭春林

而不僅僅是一幅圖畫。視覺藝術不是一個名詞，視覺藝術是以視點闡述生活的觀點。”（《視點與觀點》）

也就是說，繪畫並非一個純粹形式的藝術類型，對創作者而言，它首先必須是對生活的理解和把握，同樣，對接受者來說，面對一幅繪畫作品，首先應該讀到的是創作者在作品中表達的對“生活的觀點”。

“生活”既是一個生命全部的歷史和現實，也是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和現實，如果一定要細分，則有所謂“物質”與“精神”、“日常生活”與“社會生活”、“世俗生活”與“宗教生活”等等之別，但這樣的分法無疑肢解了作為生命存在的整體性，同時也無視於生活的複雜性，毋寧說，“生活”就是生命存在的全部，而生命存在則是其全部的生活。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視覺藝術”才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以視點闡述生活的觀點”，更明確地說，就是“行為”！

既然繪畫是一個畫家以視點闡述其觀點的結果，自然也就有藝術理論一直聚訟紛紜的真實問題，而在王魯先生看來：

“視覺藝術總是在對視點的挑戰，不是看你的視點真實不真實，而是看你的觀點可信不可信。視覺藝術從來不是確定一個不變的視點，只是對觀點的認識，對上帝之言生成世界的認識，‘認識’於是構成了真實本身的人文意義。因為任何一種人生觀都具備觀察的視點，都可以指說現實的真實。”（《生成的啓示》）

“信”是一個行為，而不只是一種品行，一種道德，就像藝術是一個行為而不只是一種職業一樣，單以職業道德其實是無從約束的，唯一能夠約束自己的只有內心的“信”。

也許正是在這樣的神學背景下，王魯形成了他的新視覺藝術觀。也正是在這一觀照下，他才能看到：

“西方的繪畫，靜物不是物體，光線不是自然，題材不是主題……中世紀的靜物畫有它自身的宗教寓意，在夏爾丹（Chardin）的繪畫作品裏靜物是感恩的祭品，在塞尚（Cezanne）的繪畫作品裏靜物是造物的啓示，……在庫爾貝（Courbet）的繪畫作品裏風景是樸素的自然情感；……在米勒（Millet）的繪畫作品裏土地是辛苦的懺悔，在凡高（Van Gogh）的繪畫作品裏土地是精神的搖籃……”（《生成的啓示》）

是的，我們應該看到王魯所有的生成神學的知識背景，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離開基督教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談論西方美術史是不可能的，這一點也正是王魯在分析、批評那些西方大師的作品，闡述自己的觀點時一再強調的前提，而且在他對現實的思考和關懷中，在他對社會意識的強調中，在他對生成啓示的感悟和對靈魂、精神等形上問題的思辨中，西方基督神學的背景同樣構成了他思想和立論的一個基點。



也許是因為習西洋畫的職業因素，也許王魯還是一名“文化基督徒”，所以基督教神學成為他思想的背景。然而，這樣的理解顯然過於簡單。習西洋畫在“信”的路上只是一個因緣，精神的認同和皈依尚需更強烈的震撼。這一點我無從得知，但我願意冒昧地做一個揣測，在我看來，這或許與王魯對生命現象以及繪畫的理解密切相關，且以凡高的一段話作證：

“(基督耶穌)是比所有其他藝術家都更偉大的藝術家，他在生活中心態安詳寧靜……他創作的是活生生的人。也就是說，這位無人可比的藝術家……不搞雕像、不作畫，也不寫書，他大聲宣告他創作的是……有生命的人、是不朽的人物。”（轉引自《凡高的歷程》）

生命的誕生對許多人來說迄今仍然是一個無解的謎，當你耽溺于生命和世界之起源的沉思時，上帝將不期而至地君臨；當你驚奇于創造的喜悅和悲苦的時候，你首先可能想到的是造物主的神秘和偉大。

所以王魯說：

“藝術家就是聆聽神性的呼喚。探尋神性，使其作品現出神性……把觸角伸向普世的神性，把一切歸於一個賦予啓示的指向。”（《神迹與計算》）

當代西方神學大師蒂裏希也說：

“繪畫是一個無聲的啓示者，但它的言說往往比負荷著概念的詞語更容易被尋求理解的心靈所傾聽。因為它以直覺之無可辯駁的力量使我們銘刻于心。”（轉引自沙湄文《蒂裏希與視覺藝術》）

在蒂裏希看來：

“宗教是文化的意涵／實質，文化是宗教的形式”，“因而，藝術神學即嘗試去發現特定藝術風格在其統領之創造的宗教維度上啓示了什麼。生命意義的問題在特定風格所支配的特定藝術作品中如何得到回答。”

蒂裏希如此這般的言說似乎因其神學理論家的身份而得不到太多世俗社會的認同，但這恰恰是天大的誤解。文化與宗教的關係，尤其是藝術與宗教的關係確乎是一種包容和滲透的關係，而就兩者的精神性而言，實質乃是手段和目的的關係。因為，“在人的王國，藝術是目的，不是手段；在神的王國，藝術是目的，也是手段。”（《沉思與感悟》）“繪畫和自然同樣是個謎，它們一樣用暗示的語言向

人們沉默，人們只能依靠畫家的立場觀點去體會它的沉默……藝術並不是一個方舟，可以為大家帶來庇護，它只是含帶神性的消息……（繪畫）是對萬能的上帝一次信仰的嘗試，否則的話將不再會有行動，也不再會有行動之后的喜悅。”（《神迹與計算》）

正因為如此，王魯一反普遍被認同的所謂“純藝術”觀。“藝術至上”、“為藝術而藝術”的純藝術觀曾經深入人心，然而，人們普遍遺忘了這一口號的原初動機，它首先是作為對過多、甚至是完全地將藝術視為政治手段和政治工具的矯枉過正，當然其中也包括對教會等宗教組織強加諸藝術的控制。矯枉過正的結果是將藝術視為自身的最終目的，但藝術之所以存在的問題却因此而被遮蔽。

近代以來的藝術觀，或者更廣泛地說是美學似乎一直在為美學從哲學統領下的解放而歡呼，為感覺的脫離理性的桎梏而雀躍，甚至“美學”一詞天生就與“感性”存在着血緣關係，但王魯仍然要冒天下之大不韙，他說：

“從肉體的感官蒙蔽中走出來是藝術家的責任，然後是藝術作品的實現。”（《畫家的眼光》）

而在我看來，歷來的理論家多將人類感知世界的方式分為感性和理性兩種，或再在兩者間加進知性的概念，但仍然忽略了一個即使不更為重要起碼也同樣重要的一個方面——神性。神性來自於啟示，它不屬於感知的範疇，也不是思維的形式，而是基於“信”的與會感悟。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乃在於持上述觀念的多是理性主義者，他們顯然沒有看到理性和感官的局限，甚至即使在見識了其局限性後也不願意承認。

這一切其實都得自於啟示。就讓我們在主開啓我們愚鈍的心智的話語中結束：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新約《馬太福音》）





再見了，父親，我愛你……

> > Louis Lotz 著 許牧世 譯

父親沒有接外面打進去的電話，有人敲門也沒有回應，可是他的車子停在屋外。鄰居用一把通用鑰匙打開了門，並鋸斷了從裏頭拴着的鏈子。他們發現父親中風死在床上，死時七十八歲。

我同妹妹一起去清理他的遺物。搜檢別人私藏的東西不免有點內疚，即使他是你自己的父親。我查看他的書桌的抽屜，找出一些注銷了的支票、收據、信件、購物單據，以及一些生活上的小東西。其中有妹妹和我的照片，也有他前妻，就是我母親的照片。父親早年酗酒，三十年前跟母親離了婚。

我們丟掉了好些他的東西，把他的家俱送給了慈善機構。人一生收集、積存了不少東西，死后兒女們卻拿去丟掉！但有些東西我們保存了下來：從軍隊退役的證件，家用的工具盒子，一個便宜的手表，一部大字本聖經，一架錄音機，好些福音詩歌唱片，和新澤西州波特遜歸正教會發給父親的一張出生紙，這證件簽發日期是1917年12月20日，由牧師孫每氏簽署。

我同父親的感情一向有距離，彼此不常聯絡。父親不善于表達感情，他不是那種性格的人。他努力工作也努力喝酒，脾氣急躁，但容易饒恕人。他有濃厚感情，很想表達，却是從來沒有表達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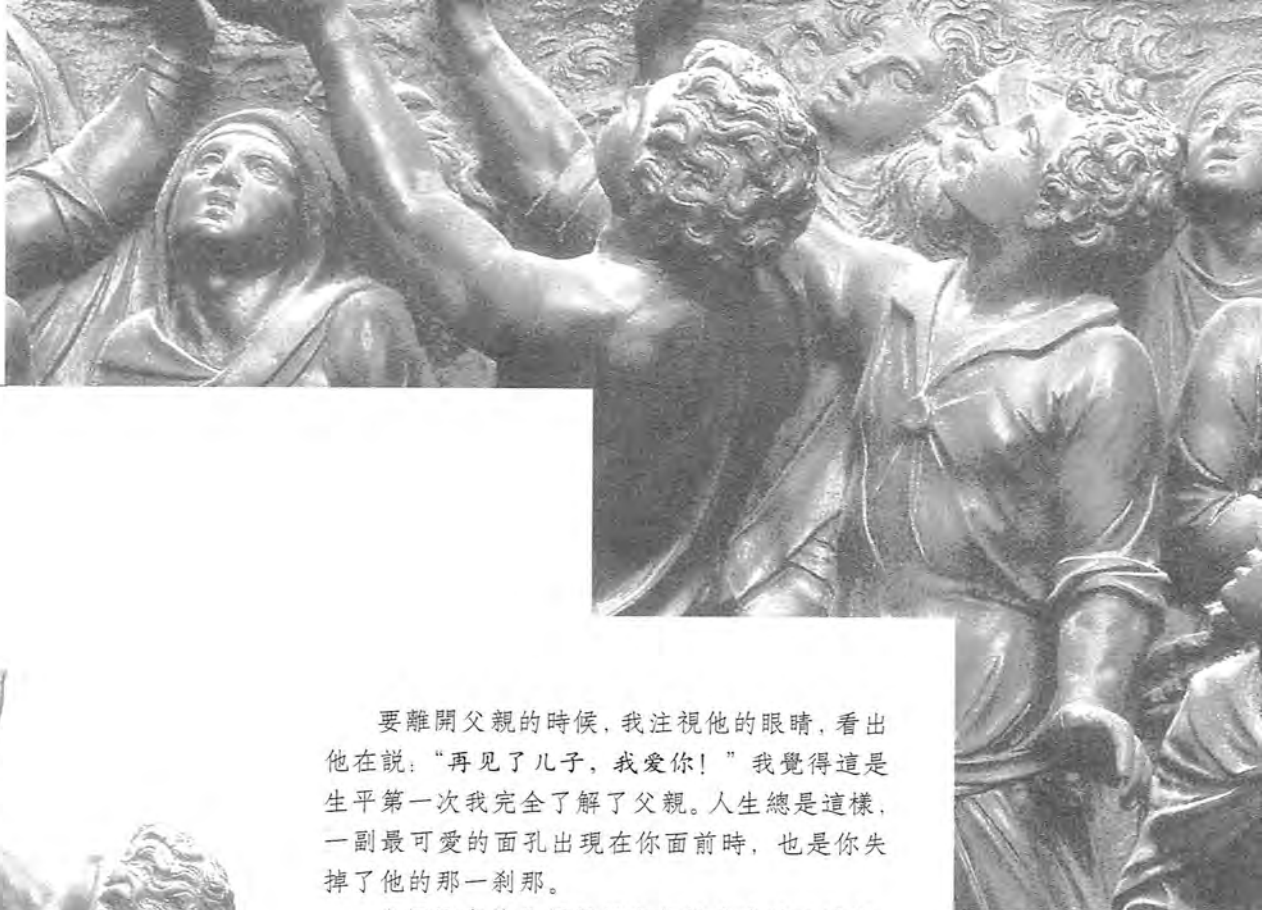
我最后一次看見他是1995年8月，那時候他住進新澤西州的一家醫院。他患上癌症，知道自己快走近生命的終點。我坐在床邊跟他談話，那天一小時的談話多過以往四十年來我們父子談過的話。

“我生平犯了許多錯誤，”他說，“我不算是個好父親，我對不起不你媽，你會原諒我的，是嗎？”

“是的。”我答。

“上帝也會饒恕我，是嗎？”

他想說句肯定的話，却在句末加上了問號。父親一向認為上帝對人的悅納在於人的行為如何而定。至今未放棄這個觀念。一般人常有這種想法，似乎看行為比恩典重要。我們常遇見這類“加拉太型信徒”，其實我們就是！



要離開父親的時候，我注視他的眼睛，看出他在說：“再見了兒子，我愛你！”我覺得這是生平第一次我完全了解了父親。人生總是這樣，一副最可愛的面孔出現在你面前時，也是你失掉了他的那一剎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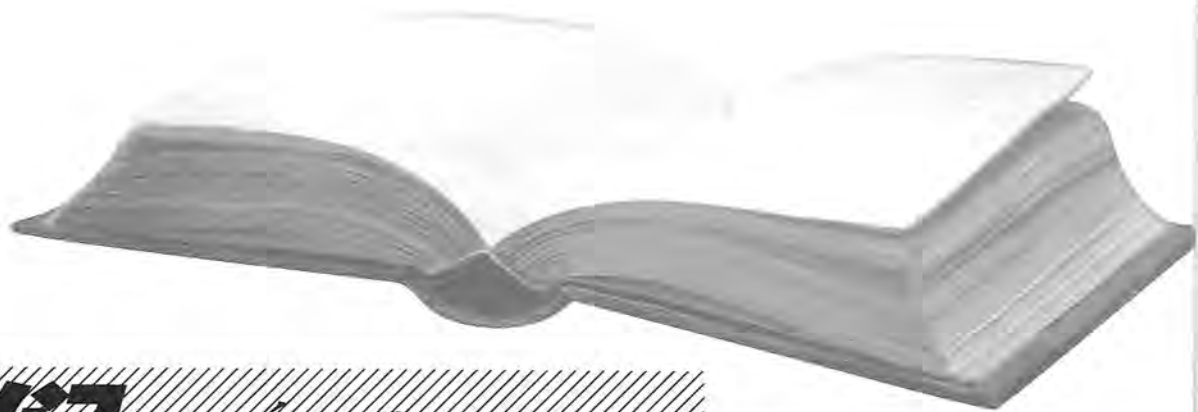
我們沒有替父親舉行安葬儀式或追思禮拜，因為他不要。我同妹妹開車奔向海邊，直達沙灘。那天天氣陰森，我們走進水裏，大西洋好似板着臉孔生氣，怒濤拍岸，景象肅殺。記得我忽然覺得自己的蒼老。人遭遇喪事時，會覺得自己老了，因為多年來有人站在你和墳墓中間，現在他走了，行列中的下一個輪到的就是你。你忽然覺得自己老了。

我按照教會葬禮的條文慢慢地念，細細咀嚼每一個字的意思：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正如父親愛惜他的兒女，上帝也愛惜敬畏他的人……因為我活着，你們也要活着……”接着，我禱告：“全能的主啊，我們把你的僕人交給你……”然後我和妹妹把盒中的骨灰倒出，讓浪濤卷去了。

我常惦念父親，內心隱隱作痛！那天在醫院他問我是不是原諒他，我說“是”，那是實在的話。當時他懷疑上帝會不會饒恕他，這一點，現在他當然是清楚知道了。✠

英文原文見 TheChurchHerald, Jan. 1996. 譯文登載于《海外校園》20期。



我們的婚姻——情牽四十二年

> > 譚天鈞 ①

一、請你繼續寫吧

不久前的一天早晨，我把做好的早餐放在牧世的桌前時，他很欣賞地、笑咪咪地對我說：“我倆都已經接近人生的終點了，回顧一生，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接著又說：“我們該寫些自己的感受，來勸勉年輕人慎重對待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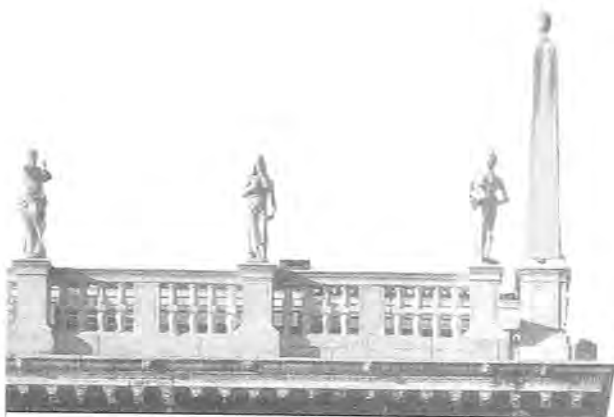
我很高興，立刻拿了筆和紙來，對他說：“寫作是你的責任呀！”

很快地，早餐用完時他已經寫了好幾頁，題目就是“我們的婚姻”。

他寫道：夫妻關係是神賜給人類的重大恩典之一。《創世記》記載，太初神創造天地，先把光帶到世上，以後凡所造的動物植物，他都說“很好”，但造了亞當之後，神第一次說“不好”。不是因為造人不好，而是說“這人獨居不好”。為了解決這問題，他造了夏娃。讓她作男人的同伴，安慰丈夫，幫助丈夫，鼓勵丈夫。在人世上，人有了愛的對象。

因此，教會對婚姻關係一向十分慎重。婚禮中有夫妻的誓約，不論貧窮富貴、健康衰弱、要終身相守。可惜教會中一些人受社會的影響，往往不把這樣的誓約視為神聖。這是得罪神，使神傷心的一件事。

他又寫道，維系美滿婚姻關係有幾大重要條件：



第一，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仰產生相同的人生觀。夫妻對人生要追求的目標應有共識，以後就不至于在重大的問題上對立起來。

第二，由于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不同，夫妻二人可能在生活習慣方面有許多差異。好些習慣是幼時養成的，配偶之間非但要容忍這種差異，甚至要尊重這種差異。夫婦間的吵架往往是由于雞毛蒜皮一類的小事引起，可是無論小事大事，若各自堅持自己的看法，夫妻感情就會受到損害。

第三，同為信徒的夫妻，若每天能分出一點時間一同查經禱告，這可幫助二人在靈性上長進。同時應提醒自己，這是神所配合的婚姻，是神聖的。夫婦二人既在神前誓約，二人成為一體，所以在家庭中，丈夫或妻子若說“我”字，應該記得這個“我”，只是百分之五十的我。只有與對方一起說“我們”時，才顯出是完全的我。

牧世寫下這些後轉頭囑咐我：“你繼續寫吧！”

我一生所作只是醫生的工作，不會寫作。生活在美國五十多年，寫中文盡是白字或自造字。但為完成他的心願，我現在就用醫學報告的方式來完成吧！

二、資深的單身漢

1951—1952年，因時局之故，在美國的留學生和國內親友家人失去了聯繫。加上旅居海外所遭遇的各種問題，大家生活陷于窘境，精神上更是苦悶。紐約的一些熱心基督徒，在這種環境中組織了一個團契，藉靈修、禱告、崇拜與服務，加強基督徒的團契生活，使同學們有勇氣面對困難。

那時，這剛成立的紐約中國基督徒團契，邀我去領他們的查經班。我雖沒有資格，既然被邀約，我就當去。當時有幾位年長的弟兄覺得我驕傲，記得有人批評我“兩眼長在頭頂上”。其實他們不知道，一個單身女子多數是故意表現得嚴肅的。





以後幾年，我繼續留在他們當中，一起事奉神。團契中有一位網球好手，帶我去看他打網球，也教我打。他那耐心教導的態度令我十分欣賞。他是位資深的單身漢了，圍繞在他身旁的女孩子有好幾位。他都沒有動靜，好像他很慎重地在選終身伴侶。

我們來往期間，他常說到他父親，不大有別的話題。他說他父親是位虔誠的基督徒，愛主、愛教會、愛同胞、愛國家。我深受感動，有這樣的父親，兒子亦該可靠。

三. 送給誰的玫瑰花

1959年團契的夏令會，我們都去參加。我被分派與那年的講員 Mrs. Jane Haile 同房間。開會的第一天清晨，有大把玫瑰花送到我們的房間，上面寫著：From Moses Hsu（許牧世）。他是那年的主席。我當時的反應是，這花是主席送給講員的。Mrs. Haile 捧著花很高興，幾分鐘後，她回來把花遞給我說：“這花一定是 Moses 送你的！”但我還是沒有去查問，那花是他送給講員還是給我的。

夏令會完後的第二天，我在病房上班，突然他打電話找我。坐在身邊的護士聽我講電話的聲音，問我：“Is this your boy friend（這是你的男朋友嗎）？”這時我知道，不必問玫瑰花是要送給誰的了。

四. 沒吃到的蛋糕

團契的人很快看出我們有了感情。他的好友們却都不同意，對他說：“你娶這樣能干的女子，這輩子都要自己鋪床了。”這類的話全沒改變他的心。

那年八月，一天禮拜完後，我們這對已經到了中年的戀人，手牽手向河邊走去。在一棵樹下，他跪了下來，誠懇地向我求婚。我的眼睛充滿快樂的眼淚，很容易地就回答了“Yes（好）”。

他拿出戒指——後來知道他將自身所有財產的六分之五，買了一個小銀白戒指，上面還有幾粒碎鑽。他把這戒指戴在我左手的無名指上，我們同心在神的面前許願：願我倆的婚姻蒙神祝福，榮耀他的名。

既是神所安排，我們就不浪費寶貴的時光，快快決定好日子，于那年10月10日，在麥迪遜大道的長老教會舉行婚禮。當天有醫院同事、教會同工以及朋友們五百多位。按那時窮學生的招待，每位客人我們只花了一點五美元的茶點費。

婚禮當晚，還是新娘在家招待新郎的單身朋友及家人。我爲了要給他們留下好印象，緊張忙碌地做了幾個好菜，用了小廚房裏的新烤箱，竟連自己的眉毛都燒了。

第二天去度蜜月，慌忙中忘了帶新郎的最愛——一塊特意留下的蛋糕。牧世喜愛甜食是有名的，在婚禮上迎賓客與人握手時，他迫不及待地趕去拿了一塊結婚蛋糕，剛放在口邊，就被他的好友看到，一把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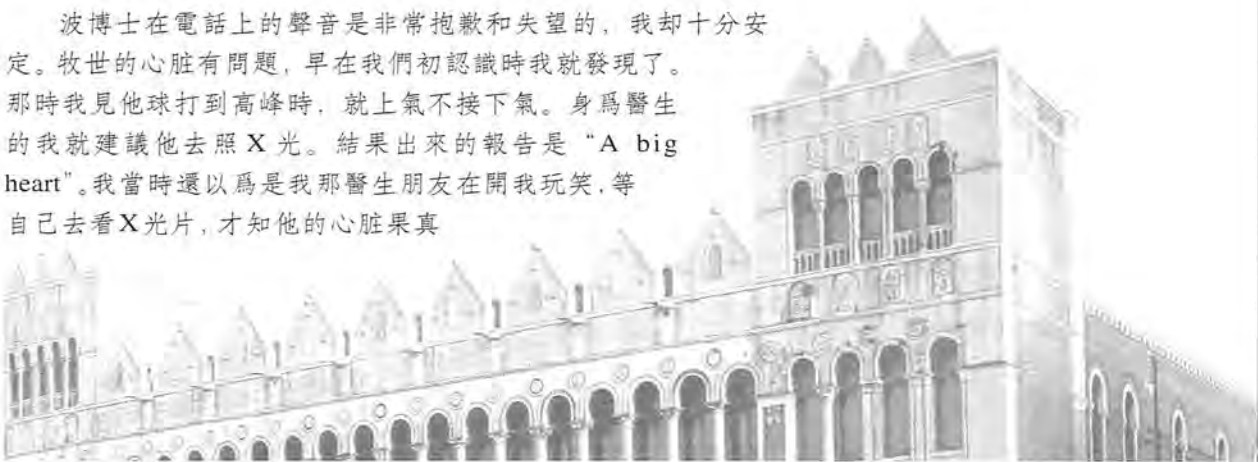
這塊準備帶去蜜月的蛋糕，擺在廚房臺上，等我們回來時已硬得像塊石頭。我一手將它丟在垃圾中，他却立刻伸手撿回來，希望能咬一口他平生最愛吃的甜品，且是他自己的結婚蛋糕！

五.一顆很大的心

我覺得牧世的靈命在他從事翻譯基督教歷代名著的那十年（1951—1961）突飛猛進。那三十二部名著集成接近尾聲時，NCC（美國基督教協進會）屬下的機構主持人波文克博士（Dr. H. Bovenkerk），向牧世徵詢意見，看他可否去香港服務。當時我們初生的女兒還在襁褓，我對此事仍然是贊成和鼓勵。

一天，波博士打電話到我醫院辦公室，說NCC要取消資助牧世到遠東的計劃。我大吃一驚。波博士說，NCC的醫藥顧問檢查了牧世的身體，發現他患嚴重的心脏病，NCC從來不派遣健康不佳的宣教士去國外工作，因醫藥保險無法負擔。

波博士在電話上的聲音是非常抱歉和失望的，我却十分安定。牧世的心脏有問題，早在我們初認識時我就發現了。那時我見他球打到高峰時，就上氣不接下氣。身爲醫生的我就建議他去照X光。結果出來的報告是“A big heart”。我當時還以爲是我那醫生朋友在開我玩笑，等自己去看X光片，才知他的心脏果真





異于常人，顯然有心脏病，而他自己一點也不察覺。然而我對他的感情非但沒減少，反而加增。

我告訴波博士：“我丈夫一心想回遠東，他認為中國的文字宣教工作，不能長久由西方的宣教士肩負。他若決心要去，誰都無法取消他的計劃。”波博士說：“我們若不負責他的生活費，他在國外怎麼生活呢？”我回答：“我是他的妻子，難道我不能資助他成行？”

停了好些時，波博士沒有出聲，後來他好像是在流淚，很感動地說：“你是他的妻子，你都能放心他的健康，且願出資支持他，難道我們不敢擔當一些責任嗎？好吧，今天一言為定！”

六. 我們會認識嗎？

牧世離開我去香港的時候，我們的女兒才四個月大。我白天托保姆照看她，自己在醫院上班，晚上趕回家，日夜忙碌，只有懇求天父保守我遙遠的愛人和寶貝小女。我知道這是我當付的代價。

我亦擔心牧世的生活起居。他在香港，不會說廣東話，住在青年會的一間小睡房。白天出去工作，晚上不易找到合適的餐館。一個人叫兩個菜太多，只好吃一個菜了，甚至餐餐如此吧。

他晚飯之後去哪裏呢？只有單獨在街上走走看看了。我知道，當大店關門，他還會溜去小的商店看，買雙鞋子或衣服什麼的給妻子寄去——這是他唯一的消遣。而今夜他是否回到小房間，給妻子寫封長信才上床睡覺呢？我常常這樣想。

牧世從香港又到了臺灣，再回香港，前後十年。當時我倆結婚十二年，十年是分離的。其中除了我幾次向醫院請長假，帶女兒陪他住過半年以外，其余都是我在紐約、香港、臺灣作短期的停留。小女兒曾問我，為什麼我們常常去飛機場。

有一天，小女兒給爸爸寫了一封信，那信深深觸動了他的內心，使他結束了香港的事工。信中她問爸爸，將來天堂相見，

我們會認識嗎？

以後的一切安排，都在神的旨意中。牧世返回紐約僅半個月，美國聖經公會就找到他，邀他擔任翻譯《現代中文譯本》聖經的職務。對此，牧世說：我以往十年時間從事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的編譯，另十年在輔僑、文藝出版社和臺灣文宣工場。這些經歷，無非是神在鍛煉我，使我以後肩負更艱辛的譯經工作。

七. 你的就是我的

我們的婚姻幸福是雙方的貢獻。我們都看重婚姻。聖經說“二人成爲一體”，那就是合而爲一，沒有你的、我的，沒有我比你強、你比我好。

在我選擇婚姻對象的時候，曾經找過夏令會的女傳道 Mrs. Haile 請教。她同我禱告後，坦白地問我：“Moses 面對你時，會不會有 inferior complex（自卑感）？”因那時我已是正式醫生，他還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我的回答是“沒有。”

果然，後來我因在白血球症等方面的成就，被人稱爲癌症專家，牧世有機會跟著我去世界各地開會演講。他坐在臺下，以我爲榮。而當他在各教會講道，我坐臺下，爲聽不懂華語的會衆譯爲英語，同樣心存感恩。

有朋友打電話問我關於聖經的問題，我若答不出來，就把電話交給丈夫。他講道後常有人問問題，我就在後面等。有一次等了好久，我慢慢走到前面去，原來他在解答一些關於癌症方面的問題，大家看見我都笑了。

我們身上各帶零錢小袋。他會定時交給我空錢袋，像到加油站一樣說：“Please fill it up（請裝滿）。”我高興地裝滿以後還給他，他收起來，笑咪咪地對我說謝謝。





八. 他有你的血了！

像一般的夫妻，我們也有不同的個性和家庭背景。

我從小嘴就很尖，被家人認為能干，記得我買東西，一定死命向店主講價。沒想到這是丈夫最不能忍受的壞習慣。我們初到臺灣，坐三輪車，下車時問車夫多少錢，回答說三塊。丈夫笑咪咪對車夫說：“唔，五塊錢好嗎？”這是他的習慣，好習慣！（另有一次，三輪車送我們到教會門口，故意敲竹杠多要錢，我丈夫却告訴車夫：“你做得不對。”）

冬天，他最享受的是坐或躺在火爐邊看柴火燃燒。有時很久很久。我真是覺得驚奇，就問他：“明天的講章預備好了沒有？”他照常幽默地回答：“沒有，因為看著你忙忙碌碌地走上走下使我發昏。”他還邀我停下，坐在他身邊一同看柴燒。那美麗的火焰不停地變化，真是好看。他說，這就是他的“靈感”呢！

我在醫學院讀書的時候信主，從一個很保守的教會出來，常常覺得自己比別人“聖潔”，比別人好。丈夫的性格正相反，尊重別人，只看對方的好處。我們新婚的那段時期，常為此爭論，直到我懂得聖經的教導“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倒要謙恭自守”為止。

我在醫院工作常是早出晚歸的。一次到家已過九點，丈夫將煮好的飯菜熱乎乎地擺在桌上。我脾氣與別人不同，別人心情不好就吃不下東西，我心煩時吃得又多又快。丈夫一看就知情形不妙，沒敢問我，在廚房靜靜地走了兩圈，等我吃完才輕聲問：“Is it that bad（糟透了嗎）？”我便把生氣的事一古腦兒吐出來。他安慰的雙手放在我肩上說：“吃虧事小，生氣事大。為什麼不寧願受冤枉呢？為什麼不甘心吃點虧呢？”他知道聖經的話，亦能行得出。我知道，却不一定做得到。

夫妻倆的個性不同是很普遍的。布道家葛培理曾說：“If both are the same, maybe one is not necessary.”（如果都相同，就不需兩要個人了。）1992年，他需要動大手術，我不願他接受別人的血，就將自己500CC的血輸給他。有趣的是向來他都是被人稱道的gentleman（紳士），無論到哪裏，他對人總是客氣周到。手術後的一天晚上在病房，護士以為他睡著了，將他面前的電視拿走。他突然大喊“Don't touch it（別碰它）！”我和女兒面面相覷，覺得奇怪極了。後來女兒恍然大悟，轉向我：“He's got your blood（他身上有你的血了）！”

丈夫常說，他管大事，我管小事。大事是如聯合國是否接納某個國家，小事是家裏的柴米油鹽、申報所得稅和投資等等。1997年他送我的生日禮物是本聖經，上面寫著《箴言》31章29節“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獨你超過一切。”他真是深深珍愛我！

九.最後的聖誕禮物

牧世在1968年做了第一次心脏大手術，因為醫生說他若不動手術，就不能去遠東工作。那次手術九死一生。後來身上裝了Pace Maker（起搏器）。1988到1992那幾年，大小手術竟動了十二次，次次如行過死蔭幽谷。每過一年，我就衷心感謝天父。

近幾年來，他更是病痛纏身，白天、晚上我是他隨身醫生加特別護士。他還說：“我怎麼每天吃一個蘋果，還是不能叫醫生離開我呢？”（有一句美國諺語：An apple a day, keep doctors away 即，一天一個蘋果，醫生遠離我。）他又戲笑我說：“你這個人真會搭上帝的油，希西家王向神要求延長壽命十五年，你比他還貪心啊！”

我喜歡用正三角形來形容我們的婚姻關係。神是三角形的頂點，我們是底邊的兩個點。我跟神的關係拉近，我和丈夫的關係也更接近。現在，神接走了我的丈夫，我應當無語。然而我倍覺孤單，不受安慰。有時甚至想，如果我們的感情差一點倒好了。

生離死別，癌症病房裏最是多見。我曾用各樣的話安慰別人，却安慰不了我自己。這“失肢”之痛（phantom pain），無以表述。

去年丈夫給我的聖誕禮物，又是一本皮面精裝的聖經，大字體的《現代中文譯本》。翻開封面，幾行端正的字，竟成了遺囑：

給我摯親愛的賢妻，神藉著這本聖經把我們結合在一起，四十年以上的夫妻關係，叫我們的靈命不斷長進，更靠近主，樂意為主所用。

我生平對教會的一點點貢獻，要不是你多方面的鼓勵支持，是無法達成的。

但願這本書作為你一生的導路慈光，在你感覺孤單無助的時候，書中的話將安慰你，扶助你，叫你知道，主就是你最可靠的同伴。



深深愛你的丈夫，許牧世
2001年聖誕節

注釋：

①.譚天鈞是世界著名的癌症專家，原紐約康乃爾大學醫學院教授，斯朗凱特寧癌症中心主任醫師兼藥物發展部副主任，現已退休。



曠野 人聲

懷念許牧世

▽
▽
▽
寧子

許牧世1947年到美國學新聞，原本預備當國內大報駐美記者。但由於時局之故，未能如願。1950年，離開密蘇里大學。1951年——1961年，協助章文新博士(Dr. Francis Jones)翻譯《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共數十部。1961年，回香港工作，1965年創辦《基督教論壇》週報，並在臺灣的臺南神學院和東海大學教授基督教文學及寫作翻譯課程。1967年進入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工作四年，推動海外文宣。1971返回美國，受美國聖經公會之邀從事聖經《現代中文譯本》的翻譯，1980年新舊約全譯本問世，1995年完成修訂工作。2002年2月去世，終年八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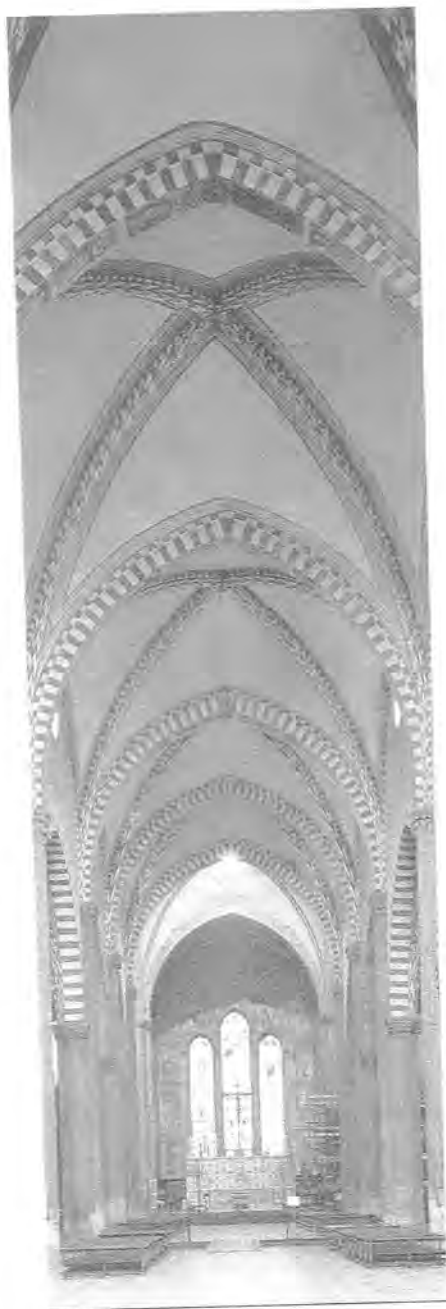
許先生一生著述甚豐，他不僅大量編著編譯了歷代基督教經典文存，還致力於向華人基督教會和神學院推動基督教文宣，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上半葉，許先生就在臺南神學院和東海大學教授基督教文學及寫作翻譯課程，但幾十年來，許先生的呼吁宛若曠野人聲。1992年他把早年的講稿《基督教文學概論初稿》輯錄成《殉道文學及其他》，交由道聲出版社出版。

《蔚藍色》在籌備過程中走過一段不長不短的曠野路，在那寂寞的曠野路上，除了親愛的主耶穌默默同行，許先生也以他安然的祈禱，溫柔的鼓勵陪伴了我們——電話中，許先生輕聲的鼓勵，無怨的感慨，使我忘記了“外面的嘈雜聲”……

2002年2月，主在《荒漠甘泉》裏提醒我們說：

“在你們的面前有一塊地，你們的腳掌從來還沒有踏過，起來，去踏那地吧！”並應許說：“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我都……應許給你們了。”

於是，我們就起來，向那應許之地直驅而去了。



朦朧的暮色裏，那不經意遺忘了的東西却悄然返回，我依從了那悄然而來的感動，回家后就向海外校園的編輯要來了許先生的譯文《再見了，父親，我愛你》，我重讀了這篇譯作，這才領會了當年那位牧者的感動。

我向海燕要來了許先生的簡介，也要來了譚醫生的回憶。我希望把許先生介紹給《蔚藍色》讀者。

三

匆匆編寫了這些紀念性文字，但發稿前夜，我的心又一次被一些說不清的思緒牽動了——那些思緒其實已牽動我多年——窗外肆虐着海風，夜已漸深，我把CD的音量再次調小，伴隨着《無比的愛》的輕柔旋律，我翻開了北京幾位非基督徒作者送給我的書。

在蔚藍色的作者群中，有幾位是時常到“時間的塔上”了望的人，他們雖還沒有信主，但他們的“了望”却時常令我感動，我覺得這些沒有把自己的靈魂定義給這世界的理想主義者就象守夜的更夫。可是，守夜的啊，黑夜將盡，你的黎明將在哪儿浮現？

那夜，在呼嘯的風聲裏，我又想到許先生那不太被人理會的曠野之聲，我又一次沉湎于這樣的感慨：如果更多的中國基督徒作家也時常曉得到“時間的塔上”了望多好。如果更多的中國基督徒作家也時常曉得提供永恒在時間裏的見證多好。如果更多的中國基督徒作家也時常曉得從宇宙萬象中感受“大生命的呼吸”多好。如果更多的基督徒作家也時常曉得從尋常的身邊事物中看見美、看見莊嚴、看見神聖多好。

莊嚴的信仰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離我們身邊的美漸行漸遠了呢？

我不曉得。

我只曉得，在人類精神史中，創造天地的主早已給了我們一片豐沃的草原，並為我們的靈魂預備了“可安歇的水邊”。我朦朧覺得，在西方精神史中，曾經有過一批詩人，哲學家，藝術家穿越過那片草原。我想，如果中國詩人、哲學家、藝術家，也穿越了那片草原，如果他們的靈魂也抵達了“可安歇的水邊”^①，那麼，象傅雷、老舍、海子那樣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熱愛尊嚴的人是否就不至于走不出死蔭的幽谷了呢？

十年前的一夜，我不知道是從哪篇文章裏讀到了老舍，我哭了——不僅僅為了一個死者，也為了一個母親的兒子，一個妻子的丈夫，一個孩子的父親。

十年后的今夜，在王家新送我的文集《沒有英雄的詩》裏，我讀到《哀歌》——那是家新為悼念早逝的華岸而寫的，我沒有讀過華岸的詩作，但從家新對華岸生命的追憶裏，我朦朧感覺到有一種“大生命的美”融化在這個大地詩人樸素生命的平淡細節中，華岸走了，令人惋惜却不令人悲哀，但在家新的同一篇《哀歌》裏，我却顫栗地瞥見了一個真正令人惋惜且悲哀的逝者。

那就是海子。

家新說，海子自殺前半個月還在北京文聯大樓裏碰見過他，那次海子特別提到他對黑暗的驚人的發見：“我這次發現黑暗是從大地裏升起來的。”（而非是從天上降下來的）^①。當時，家新沒有怎么在意海子的這句話，海子死后，家新才從詩友的遺作中讀到令他顫栗不已的詩句：

“黑暗從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豐收后荒涼的大地
黑夜從你的內部上升”

哦，這就是那個“熱愛景色”，“熱愛冬天的朝霞和晚霞”，“熱愛景色中的靈魂”，“熱愛風景中大生命的呼吸”^②的詩人海子的看見？

我欲哭無淚。我想起了耶穌的話：“你裏頭若是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啊。”

我熄了燈，在黑暗中祈禱：“願坐在黑暗死蔭地的，有大光照着他們。”——這是《蔚藍色》的守望，亦是我們對許先生曠野之聲的紀念。

注釋：

①使徒保羅在聖經《加拉太書》中批評了加拉太教會中那些單注重外在行為，單注重恪守律法，而忽略了在耶穌基督裏已經獲得的生命，恩典，與自由的基督徒。詳見新約聖經《加拉太書》。

②引自齊宏偉的詩句。

③聖經《詩篇》二十三篇被稱為詩中之詩，其中有這樣的詩句：“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蘇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④引自王家新《沒有英雄的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

⑤引自海子《我所熱愛的詩人——荷爾德林》。[†]

走近巴赫

>>> 寧子

瀟瀟要參加那年春天的巴赫音樂演奏賽，參賽地點選是在太平洋崖的一個小教堂裏。

我們驅車往小教堂去。山上的景色很美，尤其是夕陽斜照之中。但瀟瀟和諾兒都靜靜地坐在後座。

諾兒是個裏面有把握的孩子，尤其是在容易緊張的情境中，她裏面的把握總會給她帶出一種不受外面干擾的從容——一種極為單純的從容——即使她當時外面的表現並不完美，比如，她彈錯了音，甚至忘記了某個樂句，但她依然保持着一向的從容，她的從容甚至會讓我覺得她那不完美的演奏反倒更接近音樂。

這讓我莞爾。

諾兒演奏之先，會有個簡單的默禱：“Dear God, this song for you!”

她不在意聽衆，她似乎也不很在意演奏得是否完美。她似乎總帶着點坦然的自信：不管她演奏得完美還是不完美，主耶穌都已經喜悅。所以，她對自己不常有具體要求。她常說的一句話是：“Try my best——that is good enough!”也許因為她時常在這樣從容的心境中，比賽才不太容易把她引向非贏不可的企圖。

但瀟瀟却缺少諾兒的從容，瀟瀟是個對自己有具體要求的孩子。

我覺得，在人類的一切精神活動中，尤其是在音樂演奏中，“比賽意識”是首先應該丟掉的。一個演奏者帶着“比賽意識”怎么能表現真正的音樂呢？

所以，當瀟瀟要參加音樂比賽的時候，我唯一惦記的就是她是否在音樂比賽中遠離了音樂。

我想對瀟瀟說些什麼。但我又能對她說些什麼呢？

忽然，我裏面出現了一段巴赫的音樂——是你為我錄制的那一段？我遙望着夕陽，我感到我又一次走近了他。當我向巴赫走近的時候，許多可見



的東西都失去了光彩，在走近巴赫的路上，許多東西“漸漸看不見了”。但這“看不見”却令我富足。

這種感覺很真實。我真實地感覺到我裏面有一種“大有”，當我與巴赫相遇的時候，我才覺察了它。我知道我該對瀟瀟說些什麼了。

“走近巴赫。”我說，“當你演奏的時候，在靈魂的道路上，你必須走近他，他才是你真正的評委。”

瀟瀟沒有說話。

“如果你必須在評委和巴赫之間作個選擇，你是選擇評委的高分，或者選擇巴赫的認可？我寧願你得不到高分，却獲得了巴赫的認可：‘唔，這孩子彈得象那麼回事。’”

瀟瀟笑了起來。

我們就這樣談論着到了她要比賽的地方。

那是一間外觀還不錯的教堂，有很大的彩色玻璃窗。我是很喜歡教堂裏的彩色玻璃窗的。可是，這間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却讓我感到不舒服。不知道為什麼，我一走進去就感覺到那玻璃窗的彩色圖案裏有一種和我們的信仰對抗的東西，一種和巴赫音樂完全對抗的旋律？那不是單純的裝飾性圖案。在許多教堂裏我看見過那些沒有具體意義的純粹裝飾性的彩色玻璃窗，那些玻璃窗也很美，很單純，很安靜。但這裏的彩色玻璃窗却不那麼安靜。每塊彩色玻璃似乎都有太多的聲音，太多的企圖。我坐在那裏，感到有些什麼不對。我甚至擔心，在這樣有形與無形共存的環境中，瀟瀟是否還能不受妨礙地演奏巴赫的音樂？

我為瀟瀟祈禱，我裏面有股強烈的要把她帶進巴赫的渴望。我的祈禱陪伴了瀟瀟的演奏，她的演奏相當出色，我甚至覺得這是她最出色的一次演奏，她真正進入了巴赫。

但瀟瀟沒有獲獎。

她的鋼琴老師相當意外——那位年逾七旬的老藝術家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一點都不覺得意外。我的想法或許瀟瀟已經懂得。



克萊伯暢想曲

劉自立

我們喜歡古典音樂的人，喜歡名指揮家的人，在心目中都會有一個名單。在此名單上，當然會赫赫然寫着一系列大指揮家的名字，如托斯卡尼尼，福特文格勒，等等。我們也在音樂會上，在片子上，看過他們的絕妙的精彩表演。不過最近看到德國指揮家克萊伯的指揮，這不禁讓我有了一個新大陸般的發現。這個新大陸的發現，着實讓我震驚了一次！不是因為他的指揮有多么的激烈，宏大，浪漫，也不是因為他的對於德奧音樂的理性的，極為邏輯的詮釋，而是因為，他給我們帶來的一種完全是另類風格的衝擊。而且這樣的衝擊，也並不是那種感情的旋渦完全被掀起其高潮的那種衝擊，而是極為委婉的，甚至是極為平靜的，有着和音樂的極為靠近、又不失距離感的那種奇特的衝擊。其實，要說是一種衝擊，已經不那么準確了。因為克萊伯的追求，是要讓人們既有完全與音樂融合，又時時處處不會被音樂吞沒的那種感覺。

我們是在聆聽他指揮的偉大的勃拉姆斯第二交響樂。

詮釋勃拉姆斯，自然不是易事。他的那種內斂的短線條的織體，讓人們剛好處在一種抑郁的，但是却可以爆發極大能量的興奮狀態之中。（無論什麼樣的作品，只要他的作品內的能量達到了應有的濃度，紅色的作品和黑色的作品，都是能够感人肺腑的作品。我們只是惋惜那種貌似有着樂觀主義的情緒，却在作品能量之儲存上極為微弱的敗筆。）從內心深處向外的宣泄，是我們所聽到的一般化的古典音樂的一大特點，當然這並不是全部古典音樂的特點。在勃拉姆斯的音樂裏，我以為，他的爆發力，剛好是和一般的音樂相反的。他的音樂，是從外，向着內心深處蔓延的反作用力的音樂。而對於這一點，克萊伯熟知其奧妙，在處理中，就像他本人，艱遇了克拉拉·舒曼，而又完全不能將其感其情，表露于外在的世界一般。內心的大苦悶，逐漸地在心裏積存下來，等待着尋找藝術的寄托和發現。

我們在幾個極為微弱的小節裏，聽到了勃拉姆斯的泣泣如訴的淒瀝的音符。進入悲哀，還是不進入悲哀，這是一個問題。

對於克萊伯而言，他的在我們看來的唯美主義的指揮風格，正好拿到用場。我的意思是，在愛情變成了藝術之后，那種即情即感的直接的情緒，已經有所不同，有所改變了。他與以往許多指揮家的風格不同的地方，正是因為克萊伯懂得，音樂，是在人們的身外，而同時又在我們的心裏。在祈望完全進入音樂的野心支配之下，我們看到過無數把自己當作貝多芬或者莫扎特再現的，用力極為曠野的



指揮家。但是這樣的指揮家，即便像卡拉揚那樣定力四射，像福特文格勒那樣情感四溢……都無法理解老克的那種奇特的、揮灑自如、準確萬般的、極賦魔力的指揮風格。

克萊伯的音樂是教人們懂得，我們自始至終，不過是在“聽”音樂而已；但是這樣的聽音樂，又是那樣地追求高妙，追求精細，追求完美。他的身體在他的極為細膩的手勢的揮動下，將我們在哲學裏經常談到的若出其裏，又若出其外的、辯證的、俱有主題之分離的、而且又沒有合題的精神訴求，在其指揮風格的舞蹈般地表現之下，極復活力地加以表達。每一個細節的提示和定位，都非常非常輕巧，且帶有一種數學般的精確度。于是，勃拉姆斯的交響樂，在他的處理之下泉涌而現，光鮮通透。他的透明化的極有說服力的手臂和手指的舞蹈般的滑動，停頓和爆發，使得聽眾處在一種在外而又同時在內的音樂魔力當中。接受他的指揮過程的完美，當然是一種無與倫比的享受。

一直以來，在各個藝術領域裏，都有所謂的純藝術的說法。這個說法意味着，藝術的功能不僅僅是在反映現實的層面上；也不是僅僅出于對所謂人類的心理的表現。在上天賜給我們的大藝術當中，也許會有一種來自上帝的意志。而在超然的層面上，我們人類的意志和理解力都是在我們可以復制的那些作家和藝術家的作品裏進行詮釋，包括過度詮釋。而對於那些直接來自上天的作品，我以為比如莫扎特的音樂，就幾乎是不可詮釋的。我們只有在克萊伯的指揮當中，才可以享受到何為來自天上的聲音。（在那張唱片裏，克萊伯還極為精彩地指揮了莫扎特的一部交響樂。）無論是羅曼·羅蘭，還是別的什麼音樂評論家，他們的所有的文字，只能是對我們人類可以理解的範疇進行解釋，而完全不可能解釋我們懵然無知的那些領域。而在這些領域當中，我們對於我們的老祖宗所說的大言不辯的論斷，是有着深刻理解的。而克萊伯的音樂，正好是在這個基礎上，讓我們聽眾有限地進入音樂，而不是，企圖將音樂，尤其是那些最為超然的音樂下降到凡俗之境界。這一點恰恰是他的指揮的言外之意。

藝術的階段性的出現，也是我們理解上帝意志的一個好的方式。在筆者看來，在古典音樂的範圍之內，上帝的恩賜與恩准，有階段性；在這方面，繪畫也是一樣。自十八世紀的音樂和十九世紀的繪畫出現以後，人類的藝術全面低落和敗亡，以至到了二十世紀和以後的世紀，人們再也不要指望出現象貝多芬和莫奈那樣的大音樂家和畫家了。一個時代結束了。藝術的時代結束了。我們在克萊伯和別的指揮家的手下看到和聽到的藝術，在最為有限的意義上說，都是一種回憶。

人們看到在樂隊演奏時，克萊伯有時把他的穿着晚禮服的身體，輕輕地靠在指揮臺后面的圍欄上。

讓他可能是過于投入的情緒，出現一個短暫的脫離狀態。

在他的這樣的優美的，堅持距離感的，大師式的指揮風格裏，人們的確除去用“唯美主義”一詞，來苟且其偉大的指揮風格之外，簡直没有什么其它的贊譽之詞可用了。因為，我們知道，只有唯美主義，才是在保持藝術的主客觀性質的疏離方面，有着最好的預期效果。用我們中國人的話來說，就是中庸之道吧！

稿約

《蔚藍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為主要精神導向的文藝性刊物。在思想內容上她包含兩個層次：

其一，她直接見證耶穌基督的生命對人類精神和生命品質的影響，並展示個人在耶穌基督裏所獲得的豐盛之生命，以及這豐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斷向高處、深處以及寬闊處的發展。

其二，她探尋人類在精神發展的道路上對真理的渴望、追尋以及在追尋真理的道路上與真理之光的接觸——即使這接觸並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這光依然可以在人類的直覺中、理性中、心靈中、審美中以及藝術創造的過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尋者，不管真理的追尋者是否在信仰的層次上意識到這光照，這光照之事實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見證。

故此，《蔚藍色》著意于在光中行走，並著意于從更寬闊的心靈和精神視角展示真理之光對人類生命、生活、思想、藝術、精神以及靈魂高度的影響。《蔚藍色》在思想、藝術以及靈魂高度上都執著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見證。

《蔚藍色》期待更多真、善、美的追尋者為本刊投稿。

本刊歡迎詩歌、散文（含抒情、敘事性散文，亦含科學、哲學、神學、藝術等思想性隨筆）、小說、報告文學、傳記文學、藝術評介（含音樂、美術、建築、電影評介）。

本刊亦歡迎上述各類文體的譯稿，譯稿若牽涉到版權，請事先與本刊聯絡。凡投譯稿者請附原稿。

本刊除了已設各專欄外，亦願為作者特設其他專欄，申請特設專欄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兩篇適用於該專欄的作品。

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抄寫清楚，並附上真實姓名、聯繫電話、Email、通信地址。本刊鼓勵作者將來稿Email (sky_blue_cp@hotmail.com) 至本刊，或輸入磁碟片寄至本刊。本刊對來稿有編輯和刪改權。若作者不願意作品被刪改，請在來稿中注明。來稿一經採用，即致稿酬。

本刊亦選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選自中國大陸的出版物，本刊會盡可能與作者聯繫，若因地址不詳或其他原因聯絡不便，請作者用Email與本刊駐北京責任校對聯繫(xln430@tom.com)。若文摘選自其他國家或地區之出版物，本刊將在獲轉載權後使用。

本刊網址：www.skybluecp.org

本刊現在所使用的是新的地址和電話，請讀者留意。

本刊繁體字大多由電腦轉換而成，因電腦字庫繁體字不全，約有25%的簡體字無法轉換成繁體，請讀者諒解。

由於郵資和出版成本昂貴，《蔚藍色》文藝季刊需要更多讀者、福音機構和教會的經費支持，若您願意繼續收到《蔚藍色》，務請填寫征訂單。《蔚藍色》2004年將作部分版面調整，從經費考慮，頁數將精簡約三分之一。本刊自創刊以來，一直未間斷給北美上千間華人教會寄出各期《蔚藍色》，我們盼望所有收到本刊的基督徒和教會至少能支付印刷成本費，以訂閱的方式支持《蔚藍色》事工。

《蔚藍色》文藝季刊根據出版成本和郵資建議以下定價：美國訂戶年定價為美金29元；加拿大訂戶年定價為44加拿大元；其他國家和地區訂戶年定價為美金39元。中國大陸各大學圖書館以及相關學術機構可免費索閱。歡迎讀者訂閱，歡迎基督徒按經濟能力自由奉獻，也希望眾教會和福音機構支持。

奉獻支票請開給：Sky Blue C.P. 請寄：

Sky Blue C.P.

1525 Aviation BL, #A172

Redondo Beach, CA 90278

U.S.A.

加拿大奉獻支票請開給：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請注明：For Sky Blue

Tel: (416) 297-6540

Fax: (416) 297-6675

E-mail: ccic@ccican.com

征訂單

我願訂閱《蔚藍色》_____份

我願為《蔚藍色》奉獻 每月_____, 每季_____, 每年_____

我願索閱《蔚藍色》全年各期_____, 第_____期

中文姓名: _____ 英文姓名: _____

地址: _____

電話: _____ 傳真: _____

E-mail address: _____





擦肩而過 6

旺忘望



……每一匹波浪上都寫滿了海灘的消息
連高山也會陷落
連道路也如深不可測的水
連輝煌的星座也會寂滅

主啊,哪裏是那艘能使它顛簸却不能使它沉沒的船?